

荒山逸俠傳



康德五年三月廿八日印刷
康德五年四月廿三日發行

荒山逸俠傳每册定價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 刷 人

孫 簡 廷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 刷 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荒山逸俠傳

【卷六】

第一回

電掣星飛千凶畢命
情深意密三劍同歸

話說如在他吸血昏醉時過去一樣也是性命難保直和瘋魔了一般所以尋找保不定他什麼時候犯了性子誰也輕易不敢近到他的身自從柳燕來到了時候好些時不曾犯老毛病苗人尙力牛苗尤其是除那身受其害大甚或是遭水茶毒的不免心中懷恨外餘者仍然對他畏服不敢絲毫違抗這些個苗人原在鑊鍋沖大其塘裏洗澡聞得他厲聲狂喊怪叫叫大衆速來相助他捉拿刺客一慌不迭的趕來一見他突然犯了瘋狂又咬吟起自己人來俱當作舊瘋復發知道利害一個個嚇得心胆皆裂吶喊一聲紛紛四散奔逃其實孽蛟並未發狂一則連受痛楚怒發千丈又和仇敵住來追逐了這些時不由又累又渴再被自己人的刀矛打在傷處一時怒火迷心殺不着敵人

拿一個自己人出氣。煞一煞火等到法治死了一個。見羣苗紛紛驚散。正待再追上去不料從身後樹林內飛來一支鐵鏢。無巧不巧。又正打在他那隻斷了指頭的手背上。奇痛和暴怒。自不必說。因這一打。才想起三個仇敵。俱在林內。震地價一聲怪吼也忘了重喚手下。羣苗相助。一撥頭。翻身便跑。手中大木頭。業已丟掉。一眼看見適才奪自仇人手中的那把快刀。斜插在一旁土地上。便丟拾了來。握在手內。飛步直往林中奔去。他雖生長此間。因爲人幼生得高大。裡面俱是千年古木。樹身雖然高出雲表。可是枝柯繁密。離地低的很多。別人入林尙可。他進去却極費事。祇小時進去過兩次。因嫌他攪頭碍手。並未深入。他素來兇極惡。并不似別的苗人信畏神鬼。後來逐漸漸越高。已有一二十年。不曾問津。本就不容易進去。無奈報仇情急不假思索。朝苗便撞。入口處有一兩丈的空隙。雖然高處枝繁漸密。人還可以通過。及至撞進不到十丈遠近。林木漸密。枝幹紛披。最矮處竟低及他的胸腹之間。任他身有逆鱗。究不能緊閉雙目。在繁壯幹密中。硬衝過去。勉強擦擠了丈許的路。上半身已埋入樹潮之內。林中本極陰暗。縱然一雙怪眼。能在暗中辨

物目光被枝葉遮蔽，也看不見敵人踪跡。祇得用手往前一陣亂分亂劈，偏生兩手又廢了一隻。祇剩一隻右手，不能同時運用。有的枝幹堅韌，折他不斷。剛把右邊的推開，左邊的連枝帶葉，又掃將過來。枉自急得他暴跳如雷，無計可施。前進并没多遠，阻滯橫生，連那好刀也無心失去。祇管暴怒火躁，一面還不得不留神，防護那兩處要害，以防敵人暗算。那林毛余三人，早已深入林內數十丈，端詳好了地勢，再行迎將上來，誘他入伏。一見他這等進既爲難退又不甘的狼狽神情，俱都咬緊下嘴唇，竊笑不止。筠玉悄告林璇，這是孽蛟上身埋在亂枝之中，正好偷上前，照準要害，給他一下，豈不了張林余二人，俱覺不妥。尤其余獨適才行刺經過危險，知道利害，要說這一片林枝，又繁密又垂得低，我們一樣也是不好施展。祇能用刀劍去刺他肋下，這畜生對這兩處要害，感覺最靈。你縱然和我適才一樣，刀已然刺到身上，仍要被他的警覺滑開。必然回手就撈一個縱線不開。這畜生的手，又長又快，力大無比。撈住便沒了命。我那時在岩頂上，看得清楚，如非那醜婦故意將他扯住時，也就凶多吉少了。現在看出如要殺他，祇能用骨朵從高下盤擊，打他的頭，還祇是試一試。未必準打得

死 要打他四下半身 仍刺他要害一樣 也不致死 我們却難免全身受重傷 現在由上去 打此間情勢決不可能 前裏林木疏密相間 最前面寬處 不下數十丈 還可望得月光 那些黃桷老楠大的足有十抱開外 這畜生到了那裏 必吃身子太高大的虧 我們却可往來穿行繞走 閃轉縱避 無不如意 三人仍分着三面去逗弄 等逗弄乏了 用一個人和他轉旋追逐 下餘兩個 暗藏在高樹上面 也是一邊 個等他打 而經過 一握骨朵 用力朝他頭上 擲打下 比時仍須防他還手 不問打中與否 即速縱樹後溜下 兩人相繼動手 當無不濟之理 難得我們三人 各有這一柄利器 還有飛標弩箭等類 即使不中 他必抬頭往上伸手 下面那人 又可乘機射他咽喉生明暗處下手 豈不比這裏強得多 還隱妥些 林毛 人聞言點頭稱善 摩絞耳日本靈 三、竊聲私說 漸漸被他聽見 心中恨怒已極 料知仇敵近在咫尺 居然也想了一計 暗中留神 把手緩緩前推了推 恰巧那一排枝幹易折 心中大喜 把周身靈力俾運在右臂之上 使足了勁頭 倏地怪吼一聲 幸在前面開路 全身相隨 硬由繁枝密幹中 往前衝去 那股子神勁 也委實驚人 祇聽樹聲如濤 枝葉驚飛中 這一衝竟被他將中

間 段枝幹最密之處衝過 到了漸希的一段 日光少了許多阻隔 頭也不致埋在枝葉裏面 他原是尋聲衝入 一停步 首先低頭一看黑影中見有三個人影一閃 仇人相見 當時眼睛急得都要冒出來 不問青紅皂白 往前便追 他那知自己才一起 敵人俱練就夜眼 早已看清 微一現身 便由合而分了 這一段林木越往前越稀 再進十餘丈 便到了三人準備除他之處 他本來就安心窮追 認爲三人是怕了他 不得而報仇不止 林毛二女却又怕他中途折回 惟恐其不深入陷阱 不時現形 在他身前引逗 孽蛟簡直連灣都未拐 一直奔到了地頭 他見有一大片地頭 照在窩中空地之上 四邊林木清疎 日影橫空 一株大的老楠木和黃桷樹 都生得又粗又大 疏密相間 矗立亭亭在那裡 却不見三個仇人踪跡 正想照直往前搜尋 忽聽左側有一女子笑罵之聲 定睛 看 正是打傷肩臂的仇人 站在一株大樹下面 狀甚暇逸 正要飛撲過去 忽又聽右側又有一個男子口音喝罵 再轉臉一看 正是第一個在碧潭中行刺的仇人 方自暴怒 準備先擇一個撲去 猛聽身後又是一聲清叱 剛一回頭 還未及看清 倏地一雙飛鏢 朝左肩頭打到 不是舉手攔得迅速 幾乎又被

打中 這時他人和瘋狗一般 也說不出他是急是 怒是驚是 恨因這次是林璇第一個發鏢打他 便捨了毛余二人奔向前去 林璇本來生得長身玉立 英姿颯爽 那株大樹 恰又正對月光 越顯得玉艷花嬌 麗絕人間 孽蛟還未近前 忽然覺出這個仇人 好看已極 林璇原為引逗來追 將他繞疲乏了 便於下手 一是追來 本待繞樹退走 見了這等醜惡之態 不由勃然大怒 一摸囊中 還有一鏢 猛的心生一計 算計那株楠木 有十餘抱粗細 絕好閃躲 他縱力大 也是無可奈何 先故作遲延 停立樹下不去 一手登出鏢來 準備使用 孽蛟滿想着如意心思快要追到樹前 見林璇並不轉身逃去 祇管而向着他 一步步往樹身上退去 錯以為仇人不知身後有株大樹 這一撲上前 豈不伸手可得 他那知林璇早看來他一手已傷 必用右手來抓 好在有樹可擋 特地引他上當 把身子往前一縱 待要伸出雙手撲將上去 猛覺臂痛異常 剛咬着牙一垂左手 單伸右手 低身上去抓時 眼看人手相隔不過數尺 仇人倏如轉風車一般 背貼樹身 往左側溜了過去 一情急撲了個空 用手一撐樹 待要跟踪繞追 身子剛往左歪得一歪早着了一鏢 林璇因聽金花娘說過

他東西刀斫都不怕用骨朵去打又怕相隔太近被他撈住恰巧囊中還有一支鏢心
想斫不怕且照他頭當中打一下試試孽蛟、璇是往右縱退他在左一偏對面看上去又
是順手又有準頭相隔又近這一下恰好打中那如何禁受得住還算好林璇愛好出於天性
雖然生長蠻荒終是一個少女幾曾見過這等醜惡東西祇知照那東西頭上打去沒有比得甚
準孽蛟歪身時又動了一下否則這鏢如若無巧不巧打中他的要害以內無須少時再費許多
手脚孽蛟要害上被林璇打了一鏢鼓漲起來雖然其堅如鐵刀都斫不進可是所打之處
是最重要的何況又是直裡打來不比用刀橫砍是一頭懸掛着可以上下晃動要滅去
好些力量更不比旁的地方生有逆鱗如何禁受得住雖然沒有打到深入又生得異樣的
堅實祇被鏢尖對着肥頭打了一個一兩寸深的窟微倖保得片刻活命可是就這樣已
疼得他酸疼鑽心通體汗流慘嗥一聲也顧不得再追仇人用一隻右手緊要握着了伏腰
在樹下暴跳不住旁邊毛余二人見林璇那般誘敵敵到不逃也不知是何用意俱覺危險
非常各代他搯着一把冷汗眼看孽蛟越追越近林璇忽然向樹後到縱過去祇一揚手耳

聽鏢的一聲飛鏢落地 接着便見孽蛟受傷 慘嗥怪跳起來 二人俱立在旁邊樹底 月光之下 看得畢真 見林璇打的地方 已是要害 難得恰好一鏢打中 又見孽蛟 跳吼如狂 種種怪態 余獨年少老成 當着兩個年青女友 還在強忍笑不好意思笑出聲來 筠玉却是越看越怪 厥狀奇兇 不日本是天真 祇笑背倚樹身 花枝招展 林璇原是恨極發怒 本出無心 遙見二人 一個忍俊不禁 個笑聲不絕 再看孽蛟握手跳擲痛極嗥嗥的惡態 忽然想起打的是要害 不由連聲碎 兩口 望着筠玉直瞪眼睛 這時孽蛟在林毛余三人合圍之中 因爲酸痛至極 固然一時顧不得去尋仇人算帳 可是林毛余三人 見他吼聲一起 林葉驚飛 四山皆震 雙足如鈎 跳動處 地下石上非裂即陷 那等凶惡猛烈之勢 簡直難以形容 知道祇可容他勢子稍緩 再行智取 不可力敵 在他急怒如狂之際 輕擺其鋒 俱各立定靜候時機 那孽蛟怒極成瘋 吼跳的一陣 酸痛略止 其勢稍殺 一抬頭看見筠玉站在那裡 也沒分清是 否一鏢之仇 狂吼一聲 奔將過來 筠玉年紀在三人中最小 終是童心 覺着那般叫他跳擲 也想抄林璇的老文章 一摸弩筒 箭還存着好幾支 正打算等他追到 照原地方賞他兩箭 及至一看

不復弩張劍拔 好生掃興 眼看孽蛟離身將近 忽然立定了身 伸手向地一抓 兩脚也在用力連踏 筠玉畢竟乖覺 不等近前 容他一拍身 手中弩連三箭 剛剛發出 猛見孽蛟身子一躍 手足并舉 喊聲不好 忙往大樹後一閃 祇聽劈里叭搭之聲 山石土塊 打了一大片 俱都落在樹上 沒有中人 知道箭同虛發 中如不中 料他必要追來 一縱身連忙繞着各大樹後和捉迷藏一般 閃躲起來 孽蛟這一用手足抓起地上石土 打人未中却將林瓊提醒 也就地上順手拾起石土 追上前便打 孽蛟發覺 反身來追 祇一轉 便隱入樹後 毛余二人也跟着學樣 三人仍和林外一樣 用走馬車輪戰法 向孽蛟引逗 使其疲於奔命 其力竭乏之時 再行下手 反正有那多大樹做屏障 身不離樹 無庸多跑多縱 祇在各樹之間 此伏彼應 東閃西躲 穿梭往來 孽蛟一會追追這個 一會追追那個 越追不着仇人 越急躁 有時一抓一個空 氣得還那擋前大樹 亂搖亂抓 樹皮雖被他抓了許多裂縫 低的合抱樹幹 也被攀斷過幾根那麼粗的大樹 不比林外枯木易折 終於搖幌不動 漸漸轉得他頭昏眼花 神疲力乏 一站到中間 見三個仇人 俱都出現 咬着擦牙 怒睜怪眼 空看這個 看看那個 也

不知到底追那一個合式 耐了一會 見三人戟指跳足 朝他笑罵 萬分忍耐不住 猛一發急 又擇定一個仇人 拚命追去 林璇鏢上有毒 這時又漸漸發作 肩臂被筠玉打得鱗翻皮綻 左手指又斷了三根 幾處全是重傷 無不奇痛腫脹 苦楚異常 仗着生就異稟 雖還能暫時支持 到底逆鱗下面的血肉臟腑 不是鋼鐵打就 尤其是那一鏢 本就不輕 經他跳擲追逐了這許多的時候 先是毒發腫痛 後忽迸裂 血流如注 奇酸奇痛牽及全身 通體汗流如雨 這也是他淫毒之報 臨到慘死以前 還要使他受盡謂般苦楚 有此種種 時候一久 如何能行 枉自眼望仇人 挫牙張口 直端惡氣 恨个一口將人咬成粉碎 偏連身也進不得 休說身痛難禁 便是急也把他急死 余獨見他脚下遲緩 腿步蹣跚 身欲前而力不繼 漸漸連縱都縱不了多高 知己無能爲害 說一聲是時候了 正要招呼 林毛二人一同下手 孽蛟始終沒想起出林逃生 偏在這時 忽然想起手下還有千百凶苗 怎不喚來相助 便捨了三人不追 張珣吼嘯起來 余獨首先聽出他那吼聲和先前相似 是在喊他手下苗人 初入林時 三人本恐羣苗一同入內 事便難辦得多 那就不得不冒一點險 乘孽蛟當先 衝入之際 近上前去

三下夾攻 分上下兩路 一齊動手 勝了 羣苗雖衆 不值一擊 敗了 祇有衝深林中落荒而逃 再相機應付 看那錦囊仙扎的靈否了 及見羣苗未來 知他天奪其魄 自殘所致 便放心的 在林中把他逗了個狼狽窮蹙 方在心喜 一聽說又在喊人 仗着林中地利太好 雖然不畏 終覺人多扎手 越發利其速死 知他不通漢語 三人彼此遙遙相對一商量 決計仍用前法一同下手除他 筠玉欺他行動 業已遲緩 恐當頭一下不死 說要試打一回 叫余獨先去引他來追 林璇乘他不覺 藏身樹幹之上 以便憑高下擊 自己藏在前面樹後 暗中躍出 打他那隻受傷的手臂 分配停當 余獨便就地上 抓了一把沙土 縱向場中 大喝一聲該死的孽畜 我的死期到了 說罷 一揚手打出去 孽蚊原是酸痛交加 疲乏已極 知道白追無用 空自累得要死 以爲仇敵都在樹林中轉 不會往當中空地上來 一面喘着氣 一邊狂喊求援 並未怎樣防備 余獨又是從他身側樹後繞縱出去的 沒被他看見 容到聞得敵人喝罵之聲 偏巧他正張着大咀 在高聲狂喊 一下洒了滿咀沙土 口裡自然難容 急得連噴帶用手亂抓 拔步便追 祇管着急 腿底却跑不甚快 余獨見狀 更是定心定意的 先

一縱老遠 再把脚步放慢了些 引他來追 不時抓起泥土打去 孽蛟見追是追不上 想不追 又忍不下怒火 無奈何祇得也抓起地上沙石泥塊往前亂打 余獨幾個起落 已到了林內 孽蛟知道 又要罰他苦力 本想收了脚步 偏生仇敵 不容尋他稍有停歇之意 便探身出來引逗 身法脚步 捷如猿鳥 又有大樹做擋箭牌 沙石益發打他下着 怒火中燒 心中一狠 又往前追去 余獨恐他停步故作遲緩之狀 相隔頗近 不由得他不負痛來追 追來趕去 繞了一個大半圓圈 到了伏地 林毛二人早乘他轉身之時在出口處 一株極大的黃桷樹間 一上一下 埋伏停當 各舉手中骨朵 專心致意 待幾而動 筠玉隱身樹間 見余獨和他一前一後快要到來 便把周身力氣 全運在左臂之上 余獨到了樹側 故意裝作疲極奔走不動 神氣挨着樹身 繞過筠玉藏身之處 往樹後一躲 孽蛟把這三個仇人 都已恨瘋 難得有一個落了單 現出跑得力盡精疲之狀 誓欲生嚼裂食爲快 即使餘外兩個仇人 又來攪擾這一次也 決不放鬆 何況並沒聽見後面有人追趕 以爲也和自己一樣力盡精疲 躲將起來 一心祇注在前面敵人身上 並沒留神到樹上樹下 都藏有埋伏 以余獨往左邊樹後藏躲 便也

繞樹進去 筠玉看得清切 容他將要跑過 倏地奮起神威 疾如電掣 從樹側縱起 舉手中
骨朵 照準他的左臂 橫着近上去就是一下 哎呀異聲 打個正着 就勢脚底一點勁 擦着
他的左肩 向相反而橫縱出去 這一下身子固然真快 可是險也真險 如非在事先詳慎算
好勢了間隔 孽蛟身受重傷 身邊疲乏 驟出不意 來的勢子又不順時 這幾樣當中 祇差
了一樣 雖然打中 也不免把自己饒上了 筠玉身剛飛起 脚還不曾着地 便聽身後咕的一
香慘嗥 接着波叭兩聲 又是刷刷唳唳連聲 立定回身一看 孽蛟拉拉 手抓一枝粗有尺許
帶着枝葉的斷幹 連身一晃了兩晃 倒在地上 離適才打他的地方 跑出來不過幾步 樹上
林璇 跟踪飛身而下 手却空着 樹後余獨 也轉了出來 奔過去一看 那樣利害無比的異
種凶苗 孽蛟被拉業已腦漿迸裂 死於樹下 三人均是大喜 一說彼此的往過 原來林璇自
恃從小練就縱樹穿枝的本領 到了樹上 便藏身筠玉頭上一株老幹的密葉之中 事前沒有筠
玉精細 祇思上下夾攻 却不想孽蛟如爲筠玉所傷 勢必朝前追他 縱然強弩之末 畢竟腿長
脚快 力氣大 稍一起步 離樹便遠 怎能打着 眼看筠玉先往後退了退 忽縱樹側飛身縱

起 祇一鎚便將孽蛟左膀打折 掛着一點皮鱗直甩 孽蛟痛極 一聲慘嗥 拔步便追 林璇
沒想到筠玉 會這般冒險 迎着半邊來勢 縱出下手 那樹幹甚高 相隔孽蛟的頭 本就將
够得着 這被他一走出幾步 如何能打得中 一着急 兩足勾住樹幹 倒掛下來 手舉骨朵
想連身子一同甩將出去 可以打着 不料當時祇顧藏身 越隱密些越好 這一動手 須將
朶葉中衝出 勢子又快 自然枝葉亂動 發出響聲 那孽蛟也是該死 明看着二次打折臂膀
的 仍是先前仇人 現在前面 剛一起步 有了響聲 驚弓之鳥 以為又有仇人暗算 不禁將頭
一偏 轉臉一看 果然樹上還站着那拿暗器的仇人 剛向自己頭上盪來 心想前邊跑的仇人
脚步最快 定追不上 這個仇人伸手可得 何不先拿他咬死再說 心裏想得現成便宜 身
早回過去 蹤起便抓 這時情勢 真個危險已極 幸而林璇自小喜歡在樹枝上飛擲縱 身
手靈活 胆子又大 身子懸下來時 那柄骨朵 恰好倫向下半身 月光斜照 祇及樹下 上
面有樹陰擋住 孽蛟目力雖好 一則是明處跑來 去看暗處 林璇早已靜心準備多時 又是
以暗視明 比較真切 二則孽蛟連受重傷 怒火攻心 神智昏亂 祇顧看見樹上有人 便伸手

去抓沒看到仇人手中的利器 這裡林璇忽然回身 睜着一雙放光的怪眼看來 身才甩起 收不住勢 心中一驚 喊聲不好 猛生急智 不但沒有躲閃 祇將身往他左側微用力一偏 就勢朝前甩去 同時將手中使足十成勁頭 掄圓了起來的犛象骨朶 照準他的腦門 脫手下緊跟着改用一隻左脚勾樹 一隻右腳脫出來 登向樹幹之上 急中加快 右腳一登 左腳也早離了樹 和飛鳥一般往自己右側旁株之上飛去 伸手撈着略一攀援翻騰 便由這樹縱向那樹 脫出險境 作者一枝筆 難寫兩方同時的事 蛟蛟剛一縱起去抓 忽聽頭上風生 暗中似見一團黑影飛來 猛想起那東西利害 一條手臂 便斷送在上而 無奈身子業已懸空 不能下落 一着急不顧得再抓仇人 心中想將這件利害兵器抓住 先奪了過來 再說 不料他縱的勢子太猛 林璇打得又準又快 那還容他轉好念頭 手伸出去 那犛象骨朶 已打到頭上 波的一聲 腦門打開 腦漿迸裂 雖然死於非命 可是這東西性子真長 身子仍就飛縱上去 恰好抓住林璇藏身的那株樹幹 被他抓緊 往下一扳 叭的一響 刷刷連聲 數丈長一尺多粗的老幹 帶繁枝密葉 折斷下來 連人墜落 到了地上 身子還挺了兩挺 方行

死去 這時林璇剛剛登着枝幹 朝他左肩側不遠飛身穿出 如果他左手還在 休想活命 林

璇聽波的一聲 知一骨朶已然打中 隨後又聽各樣響聲 也不知打死了沒有 受傷之

獸 性尤猛烈 那敢停息 接連飛穿了好幾處枝幹 不聽來追 才敢回身注視

孽蛟拉拉 業已尸橫就地 這才飛身下來 毛余二人 也自走過 各將發出的骨朶

暗器拾起藏好 三人累得半夜 略爲歇息 商議怎樣去除那林外的許多凶苗 依了林璇

首惡已然伏誅 無須多事殺戮 筠玉却不贊成 這等婦人之仁 這些凶苗 淫凶萬惡 早已

天怒人怨 當初武侯南征 對於孟獲那般刁狡 尙不吝七縱七擒 不願多殺 獨對他們的祖

先 却用盤谷中一場火攻 惟恐燒之不盡 事後雖然嘆息 說使這一族苗人絕種 有傷天和

恐損壽算 那不過是仁者用心英雄欺人之談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除惡務盡 萬不

可姑息一時 使有遺類 以爲千萬人永久之大患 這種凶頑淫惡的東西 當時武侯

必還派大將 搜尋餘孽 所以才有使其絕種之言 想是蠻荒險阻 瘴氣猛惡 去的將領

祇搜剿了他們大巢 憚於跋涉 沒有窮探巔壑 深入窟洞 才留有遺毒在此 武侯有知 當非

始料所及 起初他們祖代相傳 千載之下 猶震於兵的威勢 潛伏巢山深處 不敢輕出爲害 由自去生死其間 還則罷了 自從出了孽蛟拉拉 先則殺害行旅 近年更是四出劫殺 我們縱能懸尸示眾 懲一儆百 但是這等東西 近年已嘗到甜頭 覺出軟弱無用 暫時畏服 我們一走 仍恐出山爲害 漸漸越來胆子越大 他們不畏刀箭 輕易又沒人能制得住 豈不害人更多 依我想 還是仿照當年武侯遺意 設用這片森林 將他等引誘或是威逼進來 到了深處 四面放水 不分老小一齊燒死 免得後患 林瓊見筠玉詞色慷慨激昂 英氣勃勃 便指着他肩頭笑道 始一 我祇說你武藝超羣 可做我的師父想不到肚皮還這般寬着呢 天已不早 不要在辨今論古了 該怎辦 就怎辦 全依你的如何 余獨道 筠妹高見甚是 祇是這些大藤苗 手有刀矛弓箭 均能發準 人數又多 恐怕也不易全除去呢 依我之見 還以小心爲是 還要往下說時 筠玉撇咀笑道 沒見余大哥這般胆小 他們人雖多 有什用處 難道頭比孽蛟還硬麼 來時給你骨朵 如若肯用行刺 時早一下把他打死我們三個人也不致受這場好累了 休說這些凶苗 連那兩個淫婦 也要一齊殺死 省得聽了都令人惡心 全

替除那苗娃子外 都給他斬盡殺絕 一個不留 說到這裏 忽聽出口那一片樹林內 有人誇好之聲 三人一驚 連忙追入一看 全無影息 余獨因本山沒有漢人 筠玉又想起來時所遇白衣人影 知非敵人 恐藏在密林暗處 存心頑笑 雙雙各按江湖上的規矩 打幾句招呼 請現身出來 到明處相見 縱無回應 總遭訕笑 不便多言 林璇却說那東西 頗似鸚鵡應鳴互相商量 要將孽蛟首級切下 帶出林去 震嚇苗人 并帶與蔡氏夫婦觀看 余獨苗刀已被孽蛟奪去 祇剩林璇一把苗刀 和筠玉的一口寶劍 林璇先朝孽蛟頭問 連斫了兩刀 刀落巖上 祇聽噹噹之聲 和斫在鐵上 樣並未斫動 余獨道 這畜生周身逆鱗 甚是堅厚 這般斫他後頸必然無用 他那咽喉要害之處 不是沒鱗甲的麼 一句話將林璇惊醒 忙招呼余獨 一同上前 一人一頭 用手將孽蛟尸首 翻轉過來 仰頭朝天 一看這東西形像真個凶惡無比 頭上生着三隻極短的角 長才數寸 當中一隻 僅似一個肉瓣 這着不會看出像已骨朵打破 正是那致命之處 滿頭臉俱生有細蒜瓣形的密鱗 試用手一摸 又滑又硬 臉長鼻掀咀拱面闊 正大張着露出四根獠牙 和上下兩排犀利若錐的怪齒 委實有些像

個蚊形 雖然死去 兩隻茶杯大紛的藍眼 兀自瞪得要往外突出 加上鮮血和腦漿 四下流濺 污穢狼籍 五色俱備 身上更是奇腥惡臭 聞之作嘔 越令人見而牛憎 不願近前 右手樹幹仍然緊握未放 林璇試用力一奪 竟未奪下 暗訝氣力委實驚人 一賭氣甩開 省得刀下去礙事 然後用足力量 朝那咽喉上一刀斫去 耳聽嘩嘩噹噹之聲 低頭一看 祇當中要害 喉結無鱗之處 砍了進去 其餘有鱗之處 仍然未傷分毫 氣得林璇 真罵好硬骨畜生 筠玉生性喜潔 惡聞腥臭 祇在遠處立觀 心想林璇用刀 甚是鋒利 自己手中雖是一把好寶劍 但是以前 曾和他的刀對敵過 他如砍不落自己的劍 一樣也是不行 何況他的力氣比自己還大得多 所以並未上前 及見林璇着急 便問怎麼了 林璇微嘆道 好姑娘 怕聞臭味 又嫌髒 却教我和余大哥受罪 也不幫人個忙 還好意思問呢 筠玉笑道 你自己駭麼 當初犛象的皮 有多厚多硬 我們怎麼會把他剝去皮 還分了尸 連頭骨都作了兵器呢 說是一個頭 都割不下 我就不信 林璇道 你別說現成話 也不要你這千金小姐動手 免得帶了臭氣在身上 祇請堵住鼻子 過來看看 他並不是和犛象一般 有口縫麼 正說之間 見余

獨因筠玉一說，拿刀在挖孽蛟的眼睛。筠玉也要近前相助，忽然靈機一動，知道最厭腥穢，適才之言，原不過打哈哈，並非真個嫌他不動。忙攔道：「毛姑娘，且莫來，我已有主意了。仍請你那邊等着吧，省得成了功，又說是你教的。」筠玉笑哂道：「沒見你這人，還是我姊姊呢。一會這樣，一會那樣，用爾反爾沒的，由你自在調擺，偏要近前省得說我愛乾淨，不幫你們的忙。」說時，林璇已將刀放在地下，舉起那根骨朵，比準孽蛟咽喉，刀斫破裂的地方，往下用力一杵，說說奇怪，那孽刀斫不進的地方，這一杵，將他骨朵個個破皮綻，血肉翻飛，直穿過後頸窩，陷如在土甲去，釘在地上。三人見那骨朵，無鋒無稜，又不甚重，却比極快的刀劍，還要鋒利十倍，俱各高興到說不出來。林璇見一下成功，祇兩旁還稍微有些微牽連着的地方，忙又按連橫着往左右祇輕輕各杵了一下，一頓又長又大的孽蛟首級，便自離腔斷落下來。林璇喜不自勝，笑問筠玉道：「乖妹兒，你看如何？」筠玉撇咀笑道：「好姊姊，少吹大氣了。我不說起割髻象，你想得起麼？這還不是我提醒你的。」林璇見他還不離開，故意裝作生氣，要追過去呵癢模樣，將筠玉嚇道：「一旁，正待回身去斷幹上，削下一根樹枝來，將首級挑起。」

時見余獨又在挖那蛟眼 笑問何故 余獨說是看他凸出發光 疑心裏面也藏有寶珠 想試挖一眼看看 筠玉在遠處笑道 騷子 這到底是入變的 身體還沒有托象的腿大 那來的珠子 你如愛 我那 棵送你便了 余獨聞言 好生慚愧 這時天已不早 漸漸月移星沈 先時還有斜照 等到林璇接了余獨的刀 削好樹枝 去插向首級之內 已離亮不遠 星月既隱 深林陰晦 眼前一片漆黑 三人雖是練就目力 也覺行路不便 好在身帶有寶珠 和新到手的夜明卵 便各取將出來 先使夜明卵 一出手 便是熒熒一團光華 波茫變閃 因着林葉石土反映 五色沈耀 轉幻不定 甚是好 看 及致把那兩粒日月珠拿出一比 立時光輝大減 一個是百丈精光藍霞萬道 一片蔚藍色的光華 照着森林遠近 纖微畢現 一個是芒彩銷沈 祇似數寸方圓 一團呆光 被珠光映或了藍色 宛如一點怎能與天心皓月 相提并論 林毛二女 自得此珠 先是早晚忙於并當行事 雖曾在暗室中試看過兩次 因為室中地總不大 那珠越燦光越強盛 這片森林 又是亘古以來 除當中那片戰場以外 亘古不見平地 陰鬱幽晦 黑暗異常 格外顯出他的威力 二女因這一照 方才深知此珠的神妙處 但勝之餘 自

然喜上加喜。余獨說那夜明卵，也是稀有之物，恐物物相制，無心口爲寶珠所魘，便收了起來。當下改由筠玉持珠，余獨一手持着骨朶，一手舉着樹枝，上橋孽蛟拉拉四手級，當先開路，并肩前行。林璇緊隨二人身後，一同且談且往林外走去。眼看相離出口，還有七八丈之遙，筠玉忽囑禁聲，一面忙將寶珠放在皮囊之內，藏回懷中，一手握劍，一手緊持骨朶，輕輕縱向前去。林余二人也跟著縱過去，一同伏身樹後，探頭往外一看，出口外面正是東方，已然是徹明的氣象。適才那聲喊殺震天的許多兇苗，原靠計他們素長，神感於傳言，不敢入林，必在林外相候，誰知靜悄悄的，并無一個人影。林余二人知筠玉目最靈，便問他聽見了些什麼，何事如此大驚小怪。筠玉悄聲說道：休看那老因苗，獨好不在我心上，到是來時所見白衣人影，和適才林中喊好那人，必非常人。看他行徑，好似和我們志同道合，也是來除孽蛟的，但是他既不露面，由不知孽蛟凶苗動手，叫人不解。如若因見我們在此，臨時相讓，見不行了，再現身出來相助。余大哥初會孽蛟，何等危急，却不見他動手，便是我們也有危急之時，始終未見出力，又覺不似聽余大哥說那雲梯，不是他放下去的，絞盤也沒

有毀 並且這兩樣做起來 均非容易 此人本領定在我等三人以上 明來動手 却替我們按排好了道路 說不定在前些日途中相遇 跟了下來 也未可知 看似好意 有心戲侮 也是難說 你總說我眼花 和聽錯 我且不說 心却不信 處處時刻都在留神 因為家父以前任江湖上 得罪能人甚多 便是余大哥的對頭 也不在少處 如若疏忽 在此丟了一個大人日後怎有臉面見親友 方才一會我早我就說快出林去了 不要說話 你兩個偏不信 果然我和他正走之間 剛想起珠光太亮 前面就是林外 防人看見 正欲收起 忽聽林外有人說 這三個人 反正也不能活到地頭 就由他去吧 此時我們無須下手了 另 個還說 句 他們真蠢得可憐 這話頗似訕笑我們 等我們取珠仔細一看 却又無聲無影 事甚可疑 來時家父再三堅囑說我年青氣盛 在路上無論遇見什麼樣的能人 他明我暗 固佳 大家都在明處 也可無防 最怕是在明處一舉一動 他却隱隱處處 不易摸 當然本領高出已上 否則他就想隱 也隱不住 不必動手 已有能否之分 怎好大意呢 說好便好 說不好本是我們三中的對頭 祇除孽蛟却有同心 見我們也來此 存心罰我們的苦力 這樣能手不

致暗中傷人 祇坐山觀虎鬥 等我們將孽蛟除了 然後他以逸待勞 現在外面空濶相候 或是戲侮一場 使我們丟個大人 家父當年 對待敵人 就常用這樣方法 叫你急不得 惱不得 又羞又忿 無奈他何 或是叫明原因來路 比併個高下 所以我們未出去以前 須得事先有個準備 還要往下說時 林璇攔道 姑娘算了吧 外面還有那麼多的兇苗 難道一點聲息未聽見 就被他們斬盡殺絕了麼 焉知不是這裡的人 在說別樣事 你聽錯了 呢筠玉冷笑道 姊姊生長山中 沒在江湖上跑 那知底細 你沒聽蔡氏夫妻說麼 這裏一個能說漢話的都沒有 至多祇有兩個 近來略知銅峒苗語的 說還說不全 不然他們要苗娃子做什通事 越聽不見苗人聲息越有原因 全死雖未必 被來人計拘禁起來 在所難免 我們此時是悄悄聲說話 他聽不出 這才他那幾句話 分明說與我們聽的不信我去一看便知明白 善意歹意 現時尙難定准 好在我們各有這一件利害兵器 不論他使什東西 碰上必斷 這是一 個大便宜處 可由我當先答話 姊姊對余大哥 隨我動止 分三面留神加些小心 當可無過 須知如是敵人 這個却不比孽蛟和蠢苗呢 林璇又問余獨可聞人語 余獨也說聽是

聽見兩句 因正和他問答以前之事 沒有聽見 林璇想起筠玉平日素不低眉讓人 既然這般持重 定非虛語 當下各自留心 在林中又挨了一刻 不時往林外窺聽動靜 終無聲息 見林外天色漸明 方要起身走出 離口丈許 忽又聽林外側面月光看不見處 有一男二女用漢苗各半的語言 在低聲說道 那恩人說 叫我兩個在此等候 三位尊客 已將孽蛟殺死 少時便將首級挑了出來 怎麼天都亮了 還不見到 內中一個女的 要往林中冒險一探 餘下一男一女 却又再三攔住 等日頭上了再說 尤其那女的說 林中鬼怪甚多 本地凶苗入內必死 祇柳燕去過一回無恙等語 三聽內中有兩個 甚是耳熟 止步一聽 聽到後來 筠玉忽然醒悟 不由驚喜交集 喊一聲快隨我走 否則異人將要失之交臂了 相隔外面本來甚近 筠玉當先林余二人在後 祇一縱便飛身穿出林外往林側一着 難林數丈處 山石上坐定一男二女三個苗人 男的正是大鎚 女的一是芹芹 另一個正是那苗娃子 那多大藤兜苗 却不見一個 見林毛余三人 果然挑了孽蛟首級出來 一同上前 拜倒在地 歡呼如狂 筠玉首先急問 可見一位穿白的少年男女麼 芹芹首先答道 有兩個穿白衣服的人

呢 是一男一女 如今早走了 我們的命 還是他救的呢 他說恩人們業已殺了孽蛟 少時便要出來叫我們在此等候 已有一個多時辰了 行時并叫轉告恩人們說 仙師第二錦囊 雖然註明時日 要在那天趕到萬柳山場 見到那人以後 才可開看 他已跟着走了一路 現在却要分手往四川去 日後再向恩人們迎上來 難怪他那麼大的本事 原來是恩人們的朋友 二十多個兇苗捉住了我 被他用一個發大亮光的鏡子 照了幾照 便殺死了 苗娃子和雷岩主 也是他從別處救來的 黑地裏坐在這有鬼怪的大林外邊 苗娃子又說這裏凶苗 現在實數連男帶女 還有上千 又怕他們暗中跑來捉去 便送了命 朱嚇得連話都不敢說 後來靜聽 好夕沒有響動 苗娃子說 就不說孽蛟他林內與恩人打丈 他們不該離開 就拿素日說 他們總是在未明以前 身并岩中參拜 和往各處有事 天都將近亮了 這裏是他們一大半的必由之路 怎會不見一人走過呢 他乍着胆子 偷偷跑去一看 沖裡兇苗死尸 不知堆有多少 恐怕全若凶苗 都被那兩位穿白的男女恩人殺完了呢 筠玉聞言 果然異人失之交臂 既提到仙師和錦囊 定是同門師兄師姊無疑 越想越覺可惜 好生

後悔 已然看出一些跡兆 却因審慎太過 拿不準來人善惡 以致當面錯過 且喜凶苗全數就戮 正合自己心意 大家又歡喜了一陣 先一路去看沖裡堆浮的苗人尸首 到了一看 那地方風景真好 一大片湖蕩 深祇丈許 三面被山崖擋住正中一面 獨爲凹下一些 離地高 高有八九十丈 寬也有三十多丈 上面洪滔滔 湧到崖邊 化爲百丈 長的廣幅大紳 直掛下來 直落湖蕩之中 如同銀河倒掛 轟雷喧發 玉濺珠噴 雪飛霧湧 聲勢既是驚人 氣象又復雄奇偉大 全湖大祇二大畝 可是水道四通 接湖而流 所以那麼大的水勢 深祇及丈 與岸相差 猶有尺許 湖形也似一口仰鍋 那些凶苗尸首 都被水勢衝向背水一面 靠邊處湖水微黃 與源頭之下不類 一股股的濁流 分由兩旁水道 滾滾湯湯 往側而絕壑之中流去 細一看 那些尸首 大半頭上 穿有一個大孔 全身肉爛見骨 有的連骨也都腐蝕 分明被殺之後 又經那人用了大量化骨丹 彈入尸身之內 使其消化成水 隨波流上 祇不知丹藥怎末被大水沖掉 好生不解 兇苗男女老少尸身都有 大概悉數就戮 祇不知那逃走的三人是誰罷了 大功告成 百無憂慮 便命苗娃子順來路領去 略觀當地形勢 剛一轉過山角不遠

那麼大的瀑布吼聲 竟絲毫不聽見 大家不禁嘆絕 給贊造物之奇不置 因苗娃子說 岩堂和柳燕所居室內 有不少貴重難得的東西 何不將他取了再走 三人問起柳燕和那醜婦的下落 經大鎚等一談 才知柳燕果然心存莫測 大鎚和苗娃子 到了那裡 先是甘言留住 一面暗禁苗娃子 不准走開 他以為大鎚既來必然不止一人 再三盤問蔡氏夫妻來未 最終竟和大鎚明說 自己並無害大鎚之心 不過爲了固寵 祇把蔡氏夫妻獻出 如說要除孽蛟報仇 他先本有此心 但是除非天上神仙 雖也無此能力 並且心中也捨不得這慶中意的丈夫 現在業已改了主意 想將蔡氏夫妻 騙往岩中 綁了獻功 既然未來 現有兩條路與你走 一條是先行折箭 爲誓回去將蔡氏夫妻誑來 再將銀峒山岩中牲糧物品 用其獻上 由大鎚纜爲岩主 每年向他納兩次貢 有時如須買購漢人物品 話到即行照辦 另一條路是聞得苗娃子每次前往 都祇能到蜈蚣夾子 新移居的山岩 不時深險 而且防衛周密 埋伏重重 外人無法走進他已從苗娃子口中套出好些 祇苗娃子也是聽說沒有去過 要大鎚或是做接應 將地理獻出 或是告知孽蛟去作嚮導 前往殺人搶劫 話未說完

大鎚如何聽得 起身過去抓他 誰知他近來已能通當地言語 不過當着苗娃子不說罷了 暗中早就偷偷結了心腹 見大鎚來抓 往內屋一閃 早縱出四個先埋伏的兇苗將大鎚擒住 連苗娃子一同吊起 正要拷打逼着從他害人忽聽孽蚊吼叫之聲 叫他手下心腹一打聽 說是一漢人刺客 前乘行刺孽蚊業已追去 知是大鎚苗娃子引來 因他有許多機密事 在苗娃子手裏 正待把苗娃子先行殺死 再將大鎚綁了 獻與孽蚊說是適才剛擒到的朋客 刀才舉起 忽然飛進一雙穿白衣的少年男女四兇苗正舉跳上手捉 來人手裏 好似拿着一個發出跟電一般亮光的鏡子 祇抬手向他們五人一照 立時死於就地 接着便引大鎚苗娃子出來 到了一個避靜之處 芹芹在那裡相候 說是先見林毛二女 去追孽蚊不久 冲裏又跑出許多苗人 奔向坡上 不知怎的 忽然嚇退下來 大半仍往冲裏逃去 祇有二十幾個 到處亂竄躲 一下鑽到芹芹藏身之處 他們發現有人 正要加害 也是那兩個少年男女趕來 一道光一照 個個穿頸穿胸而死 一個也沒有得活 兩少年給他另藏地方 再去答救大鎚和苗娃子 走了不多一會 忽見黑暗中 有三個人影閃動

芹芹一看 俱是銀峒自己人 先還以爲是蔡氏夫妻得了信 派來相助林毛二人的 等到看清 竟 有拜月前要殺他的那個丈夫在內 才知是他沒將自己殺成 當衆毛醜 心中恨極 約了 兩個同人 暗地跟踪 看出行逕 拚了命冒險到此 暗加殺害的 正在害怕 兩少年忽引大 鎗苗娃子到來 芹芹的離夫和兩個同人 想已在暗中看出兩少年俱會仙法 知道利害 忙着逃 去 依 兩少年中女的一個 定要追上將三人殺死 男的却說行期已至 還有諸事未辦 師 弟妹等難免心慈 又來貽害 莫如替他們弄清楚安排好 再走 當時也沒見他二人掩掩藏藏 如在自家一般竟帶了衆人 去至坡上樹林外等候 說了幾句話 又匆匆走去 衆人在路上 還遠遠望見冲那邊有好些 凶苗影子 直怕他們尋來 等了老大一會 才見他二人回轉 走 起來脚不沾土 比飛還快 一到便往林內走了 片刻出來 吩咐大家不要走動 一會林毛余 三人 便殺了孽蛟出來 跟着幌眼不見 林毛余三人一轉 才知筠玉出林時 所聞之言 竟 是說那芹芹的離夫 和那兩個同人且談且行 不覺到了柴堂 入內一看旁屋內堆積漢苗 人的財物甚多知是搶劫行旅村鎮而來 大家檢有用的取了些 就用原在藍布帛 打成

包裹 餘下的還多 拿他不完 留着柳氏夫妻當日率人來取 毛余二人 因忙了一夜 又累又餓 主張回去 林曠却要看柳燕的尸首 筠玉說要看 你一人去看 來時也忘了帶點乾糧 我真有點餓了 回去還有好遠的路裏 苗娃子忙道 恩人如餓 柳燕因是熟苗 飲食却近鄉人 他勸孽蛟在山打劫 一半也是爲了吃的慣 素日他不和孽蛟同吃 至多睡得醒時喝些烈酒 吃的都由我和他自煎 昨晚看他存得熟食頗多 去了正好吃些再回去 筠玉方無話說 衆人一同繞至柳燕所居室中一看 地下祇剩了四五灘黃水 和五堆頭髮 那有尸首 筠玉想起來時頭一個發現的屍尸 知又是兩少年男女用藥化去 便和衆人說了 俱都驚奇不置 苗娃子一到 便去尋找食物 林毛二人 忽然想起 還有醜婦不見下落 一問大鎚等也沒聽兩少年說起 余獨道 這人如在 就由他去吧 我看他神情 到似心懷異志 真想行刺孽蛟 所以見我下手時 明睜着眼睛 不但不出聲提醒孽蛟 反到拚命緊曳 故田漢語叫我逃走 幸而這一耽擱 否則不等你們前來 已被孽蛟追上 筠玉笑道 照此說來 他還是個有功之人了 這時大鎚和片片 正在滿屋搜尋貴重有用的物品 三人談笑之間 忽聽

繆間有一重濁呻吟之聲 俱以爲藏有兇苗 各舉兵刃 往室內奔去 見室角有一堆柳燕穿的衣服 在那裏微微顫動 芹芹不知從裏裡撿了一把刀 拿在手中 首先搶上前去 用刀一挑 忽聽一聲驚吼 衣堆裡 鑽出一人 余獨一看 正是那醜婦 大鎚因心有先入之言 舉刀要砍 余獨連忙喝止一問 原來他是離此三百里黑苗的女兒 家祇一母 他年才十七歲 從小十二三歲 因爲天生異稟 却極孝母 這次大藤苗前去擄劫他本已藏在土穴之中 躲了過去 事後出來 聽說乃母被兇苗擄去 知道必無倖理 一時情急 仗着蠻力快腿 不但不逃 反到拚命追上凶苗 想見母一面 與母同死 到了岩中 捉來的婦女 已被殺若干 眼看該掄到他的母親 他想死在乃母前頭 乘孽蛟不在意 把乃母向衆婦女後面一拉 自己却上前去 第二日他便乘機求把這些婦女 送還家鄉 他母自然在內 終於獲救 却恨孽蛟入骨 知道柳燕不除 不獨日後難以下手行刺 還是他的大害 即使異日行刺成了功 有柳燕在 也逃不出去 正在終日籌思 不敢輕動 一見有人行刺 巴不得能將仇人刺死 才稱心意 所以故作嬌聲 拖扯孽蛟不

放 後見刺客被孽蛟追出 猛生一計 想乘此時機 去刺殺柳燕 成了功說是刺客所爲 不成反賴一口 硬說柳燕要將他捉去暗害 他初來不認得路 耳聽孽蛟在遠處怒吼山嘯 心中又胆寒 好容易尋到柳燕居室由外面窗洞中 往裡一看 柳燕剛綁好大鎚苗娃子要殺 忽然飛進兩個男女漢人 手上發光一照 柳燕和四個兇苗 一齊倒地 事後入內一看 業已死去見室中好些可愛未經見的東西 大起貪心 剛拿了幾樣要走 猛想起沒地方放 而且還恐孽蛟疎心他殺了人 一害怕 丟了就走 打算仍回原處 心一慌 出來走錯了方向 一眼望見 鐵鍋冲山角底下要路口上 站着適才殺柳燕的白衣少年 女的一個却在湖蕩邊站住 手中仍放大亮光 正和許多凶苗在打 凶苗刀矛擲出來 到不了女的身上 女的光照之處 凶苗紛紛倒地便死 有的想往山角外逃走 又被男的截住 一照便死 隨手一扔 便扔落湖裏 再一聽碧前已無孽蛟聲息 以爲是天降神人來殺滅全山 孽蛟定然身死 不由嚇了個胆落魂飛 如被那少年男女看見 必難幸免 那裏還敢走回原處 東藏西躲 俱覺不妥 未後想起柳燕室中 剛被他殺完了人走去 不致再來 或者比較穩妥 好在已死多人即便孽蛟

未死 問起來也有話說 當下便藏入裡間 見屋角木板上 摺疊的新花衣服甚多 不由越

看越愛 心想萬一全山人都被那兩漢人殺死絕了種 把這些衣服得了回去 多好正一件一件

翻動 愛不釋手 忽聽遠遠多人脚步之聲 漸漸行近微聞漢語問答 當是仙人去而復轉 此

時此刻 總是給孽蛟遇上焉能活命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 也沒細看木板旁 有什東西

忙把大堆衣服抖散 往頭上上一蒙 慌不迭的 就蹲伏下去 不料身子一坐 正坐在一

根硬東西上 生扎了一下 奇疼非常 拿手一摸 像是一根扁鐵棍 剛撥開勉強蹲下一半身

子 人已進屋 那裏還敢出聲動彈 先聽眾人 在屋外說話 翻找東西 一會又聽有人走

進裏面益發嚇得要命 下面扎傷之處 又痛不可當起立是不敢 蹲去有那放鐵棍的木架

擋住 身子太胖蹲不下去 鬧得兩腿又酸又麻 正在支持不住 忽聽出屋外一個男子說話

的口氣 正是首先行刺之人 難得竟會看出了自己當時救他心意 突然衝發生機 心一路放

不覺呻吟了一聲 接着便聽衆人驚訝喝搜之聲 奔了進來 因爲來勢甚猛 還拿不定是吉

是凶 祇嚇得亂抖因他這一小胆 如非余獨攔阻得快 幾乎死在大鎚刀下 衆人問明經過

見他生得那般奇醜癡肥 居然還是孽蛟的心腹 俱都不禁失笑 雖厭惡他的醜 却憐念他捨身救母那番孝思 總算給余獨幫了一個小忙 那白衣少年男女 洗滅全砦 一個不留 柳燕都未能免死 獨給他留了活命 定是存心饒他無疑 筠玉問出他想回去 因相隔太遠

恐中途爲伏莽蛇獸所傷 一想反正道路相同 自己一行 也許打那裏經過 便命他暫時

相從回山 明日隨了大家一同起身 又命苗娃子 將那携取不完的衣物財帛 給了許多與他 他 醜婦自然喜不目勝 林璇見筠玉 素性喜潔愛好 這時却對一個又肥又蠢的醜婦

如此殷勤加惠 好生奇怪 後見醜婦因感激過度 一命拚命 向衆人叩頭禮拜 又要拿咀去

親筠玉的脚 筠玉口裏分派人本離得遠遠的 忽見他跑進前來 伏身跪倒要親自己的脚 腥

臊之氣 觸鼻欲嘔 急得慌不迭的縱閃一步 旁怒喝道 不知好歹的醜貨 你還是作什麼 那醜婦

一片至誠 原爲感恩 不知因何觸怒 嚇得跪在地下發怔 不知爲何是好 衆人看了俱

都好笑 余獨知道筠玉意思 便對他道 毛小姐愛乾淨 你也不想你有多髒 就去挨近他

我們用不着你感謝 各自起去把給你的東西 估着力氣能拿的包紮好了 一會好動身 你祇

離得我們遠遠的 便無人怪你了 醜嫁聞言 方始明白 才放了心 木怯怯的 站了起來 看了看自己 又看了看衆人 休說林毛二女英姿麗質明艷秀 便連苗娃子也有幾分姿色 乾淨清楚 那似自己那般粗粗醜怪一時自慚形穢 不禁面有愧容 衆人見他低首害低首害羞神氣把 一張又麻又黑又黃的怪臉臊得變成了六月裡放壞了的豬肝不禁 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林璇聽余獨一說 才知筠玉心中 仍是厭惡 猛想起連日路上 似見余猜關心着筠玉 無論飲食言談行止 在在自然流露 碧娃更常向余獨擠眉弄眼 不時向丹姝耳邊 竊竊私語 筠玉不似他那樣明顯 也好似有時意存在 但雖然兩人 言行均極光明 性情又復 充爽豪邁 看去一樣是同計患難 情感殷厚 不過總覺與對待別人不同些 今日筠玉厚待醜婦 分明因他曾爲余獨解圍之故 不禁輓然 暗忖與筠玉相交 不久論情誼已是無殊骨肉 并且拜了姊妹 誓以生死 平日什麼心腹話不說 獨對垂青余獨一節 不特未見吐露 連誇贊他的話都沒有 背地裏却各自這等關切 想起筠玉父母健在又有此知心密友 自己生長苗山 從小孤苦伶仃 謂他人父謂他人母 連一個骨肉宗親俱未見過 好容易經了多少年 才

打探出一點下落 此地萬里尋親 也不知如願與否 言念身世 觸動悲懷 好生傷感 連想和筠玉取笑兩句 也沒心腸了 這時苗娃子已尋着許多吃食和肴巴臘肉之類 就外屋角的火池 烤的烤 煮的煮 一齊收拾停妥 又去取來了乾淨山泉 請大家同用 筠玉一看芹芹還在裏屋未出 便喊道芹芹 你祇管找些什麼 還不出來 吃完了好走 東西多不會二次來取麼 你看雷岩主 先恨不能連這山也搬走的 現在都停手了 如恐再來沒你的分 你也是有功的人 無主之物 應該得 還有我們爲你做主呢 一面說 偶一回顧見芹芹正掩身門後 朝他點手 知有原故 便走了進去 見芹芹手上正抱着兩個長短鐵匣不斷筠玉問 便湊上來 附耳低言道 這裡頭藏有寶貝 應該當恩人得去才好 適才醜婦一走出來 我就在他隱的地方 看見兩個鐵匣一個橫臥在地 一個斜插地上 不知怎的 當時會留了點心 先拿身子遮住 等大家去到外屋說笑 我才轉身進來 偷偷打開一看 有一匣裏面 藏的是兩枝寶劍劍囊上嵌有珠寶 有很亮的光 定是寶貝無疑 這時大鎚正跟了進來 怕他要去 連忙放在原處 仍和他裝着找翻東西 他以爲木架後是空的 沒有去看 好容易盼他出去 恩人總把

臉背脊門 不回過身來 那劍我祇拔出了一點 就見光射眼睛睜不開 冷氣浸入 我看比恩人那劍還好得多 我想少時恩人就說二次再和蔡碧主來搬取東西 不準他們走進這屋 回到半路上 我和恩人再推說拉屎 要叫他們都先走一步 我專陪恩人回來取 不是省得他們要嗎 筠玉聞言 雖然喜他忠心 却也隨得好笑 便道 大鏹連苗娃子那般功勞都無有 命還是我們自己入救的 東西是我們先尋到的 沒有我們的話他那敢要 我們三人自家骨肉 不分彼此 無須掩飾 明給他們看 怕什麼 芹芹又說 既是不怕同來人要 不過大鏹爲人量小 恐日後衆人走了見怪 最好說出是筠玉進屋來 自己找到的 與他無干 筠玉聞言 略一尋思 點了點頭 接過雙匣 故作失驚道 芹芹快來 這是那裡來的 我進來還見木架這一邊是空的呢 怎麼剛一轉背 過來就添了這兩個匣子 莫非有了鬼麼 外是諸人 正拿起東西要吃 聞得語聲有異 頭一個余獨 走了進來 筠玉先朝他使了個眼色 等衆人跟着走進 又把前言說了一遍 大鏹因孽蛟是林毛余三人所殺 碧中凶苗 又是二人的朋友所掃滅 自己寸功未立 還承人家救命之恩 又是敬畏又是感激 雖然心性貪戀先到沒敢覬覦

妄取。後見那東西財貨，林毛余三，除取了數十斤金沙，交給芹芹擡回去，準備帶至雲龍山去作醜贈外，祇略取了一些有用之物，餘者儘着他和芹芹苗娃子三人携取，剩下的仍可回去。同了蔡氏夫妻二次再來，一方喜出望外，一方見苗娃子到頗知足。在岩堂中取了一大包衣物，便去料理飲食，祇芹芹取的東西不多，却滿處亂翻亂找。他明知芹芹是想帶花獻佛，見恩人所取無多，心中不服，把算給他找一點漢人心愛之物，並非自要。心中好生不快。一則六鍾自己沒有主權，筠玉事先有話，他們三人都是一樣，隨意取携，惟力是視。又看岩芹芹變成了筠玉重用的人，不便出言斥責，祇得也比看亂取亂翻，惟恐芹芹將好的都拿了去，不一會，便又弄了一大包。芹芹雖然東找西尋，却未見他取上一件，自己已弄了三大包東西。即此已難於攜帶，心中還在暗罵賤丫頭娃，沒開過眼，定是丟了這個捨不下那個，所以鬧得結局一件也沒挑選好，仍是適才在岩堂裡取的那些。你還要幫三位恩客，揸那金沙口袋，就拿也拿不了許多，何苦來哩。一面又想孽蛟撲爲害行旅，已有多年，近年更不斷從山外打搶劫殺，東西歷年存積甚多，俱是自家岩中有用之物，孽蛟多半不知用處。

都堆在碧堂以上 柳燕這兩間屋 所有 都看過 盡是漢客販的衣物綢布 和從山外劫來的 吃食臘味之類 樣數還沒碧堂上堆積的多 芹芹也全拿不了 反正還要再來自己手下人多 他 祇一人 至多加上他那情人 與他爭取則甚 想到這裏 一賭氣 甩手出去 誰知芹芹竟將 瞞過 否則當時看見他終是頭子或好或歹取去 林毛余三人 原命各碰運氣自取 已然到 了他手 自然不假失信 至不濟也要分他一半那饒將這水間異寶 都得了呢 那匣外觀 如鐵 一個長有三尺 寬約半尺 有二指多厚 一個長有二尺 寬厚俱比大匣差一小半 拿 在手中裝輕 不願細看外表 筠玉說罷前言 先打開大匣一看果然裏面劍槽中 直臥着 兩口寶劍 劍鞘極薄 劍柄上鑲有一單兩雙 三塊拇指大小的寶物顏色一青一白一黃 非 珠非玉 光華湛然 芒彩四射 衆人已覺驚奇 再握着劍柄 往外一拔 微微絲的一 聲 一道寒光 電一般閃出來 照得旁立諸人 顏面皆碧 冷氣森森 直撲眉宇 筠玉不覺 狂喜 再輕輕往外一伸手 丁的一聲清脆之音 全劍出匣 立時耀碧流青 星飛電掣 光照 全室 寒生襟袂 彷彿一道輕虹 拿在手裏 晶明幾可透視 喜得雙手發抖 無可形容 忙

回手遞給余獨，再將第二劍從匣中拿起，忽見槽內夾有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忙先拿起一看，祇見上面寫着幾行狂草，詞是塵中寄跡倏忽百年，仗以伏魔，仗以除奸，今日解脫，售價三千，雖非其主，借作郵傳，命淺心毒，明眼何干，銀濟孝子，劍贈有緣，彼雖兩失，我則兩全，孽蛟惡蟒，劫數當然，余惟懷玉，鱗鱗應顯，璇闈心苦，同隱仙山，往者寶之勿讓，勿謙，雲騰霞舉，璧合珠聯，等二十四句，底下却末寫着名姓，祇畫着一把剪刀一坵石頭，心中細釋詞意，似是劍主是個主人，在緣寂以前，將他賣給一個惡人，拿他三千劍價，去濟了一個孝女，那惡人中途經此，被孽蛟劫殺，將行李衣物搶上山來，不知匣中有寶，定以為是塊廢鐵，不知怎的被柳燕看出，要來放在這屋內藏起，算計那惡人，必有別的遺物可查，見苗娃子也跟着驚奇，想必也未見過，當時既不便詢問，又因紙上有自己和林余二人姓名，並且余其懷玉那句話，甚是刺心，好生不快，不問了余獨一眼，故意喜說道：「原來將才來殺兇苗的一個是我們的師兄，一個是師姊，奉了仙人之命，與我們送劍來的，說罷，便把紙條往懷中一揣，又去拔第二口劍，林余二人，閃字是狂草，旁立沒有看清，向筠玉要，筠玉微嘆，余獨

道：「什麼你都要看，這回偏不給你看，少時我祇和林姊姊看去，反正這寶物，是我們的，仙人已給我們註定了。」說着便去抽那第二口劍。這口劍光却是紅的，其紅如火。余獨正把玩那一口劍，尙未還匣，青紅二色兩道劍光，相映幻爲異彩，輝耀全室，照眼生輝。余毛二人忙將雙劍還匣，再去取那短匣來看，裏面却是一口單劍，劍鞘上有朱篆松紋，形式奇古，柄上也鑲有五粒明珠，大如蠶豆，晶光流射，迥非凡品。這口本要短去尺許，及至用手輕輕試拔，便噲噲一聲，自己躍出，彷彿活的一般，把筠玉嚇了一跳。其長還不到匣底，可是銀光閃閃，稍一揮動，劍尖和慧星一樣，除本身光同電閃，不可逼視外，還帶起尺許長的芒尾，彷彿不止原形那麼長似的。匣中別無異狀，祇那匣和劍鞘俱都非金非玉，不知何物所製。筠玉細看了看，忽一動念，便雙手捧給林璇道：「此劍出諸仙賜，大約應該歸姊姊所有，祇可惜肚中字墨有限，還認不出上面的朱書篆文，請就收下，不必客氣。我暫時且取用這兩口，這東西不能離身，我們均須從匣中取出來佩好。余大哥苗刀失去，這裏找不出好東西，我原來那口也非凡劍，就暫借與他佩用吧。」說罷，解下腰間佩劍，遞與余獨再開了劍匣，取出雙劍佩好。林璇將劍取出佩好。

要過那柄百鍊苗刀 給了芹芹 吩咐把那五六十斤金沙取來 暫時倒入兩個劍匣之中 交與芹芹以便少時攜帶 然後喜孜孜招呼大家 到外屋去同進飲食適才衆人目光俱注定在劍上 又是驚奇 又是歎美 全沒注意別的 祇林璇先見筠玉看紙條時 妙目含嗔 瞪了余獨一眼 隨後分了一口劍給自己 便將雙劍自行帶好 對那仙人留的紙條 一定不提情知其中必有原故 劍是三口 人也恰是三名 惟有余獨無分筠玉作人極爲義氣 就算那到不該余獨得 照情理也應分讓一口 何況他先時之言 分明似三人俱都有分 他却把自己原來的劍 給了余獨 如說心貪 垂涎寶物 劍是雙的 不願拆開 故意藏起紙條 以便獨有筠玉又不是那樣 并且這樣作法 明示人以無私有弊 萬不會如此蠢法 林璇心中直爽 如換素日 必認爲筠玉事行得不對 決難緘默 這時因看出筠玉對余獨 也是一樣關切 尤其是昨晚到此時 言談懇笑之間 都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情況 自然流露 分劍以後余獨更是自甘向隅 毫無失望之色 接過筠玉原有的劍 立時佩在身上 喜氣洋洋 意甚自得兩下都是患難至交 暫時也不好提起 反正筠玉已說少時要將仙人留紙條與他看 且等看了再說

筠玉食量本小，略用了些飲食，便向余獨道：「我想在回去以前，到碧堂中再去看看。」余大哥陪我一行人如何？余獨自自然應允。行時，筠玉又叫林璇，快吃完了先去，說罷便同余獨起身，狀甚坦白。林璇知二人俱不會避德，匆匆吃完，吩咐餘人後來，也趕了去。剛一行近碧堂，便聽余獨向筠玉道：「雖然仙人之命，我與筠妹二人各一口，但是此乃雙劍，既不願分，自然該讓給筠妹才是。還有什麼說的？我得你這一口好劍，業已心滿意足，而且此劍既承相贈，也取不回去了。」又聽筠玉道：「我再三問你，你却執意相讓，我也無法，祇恨我適才心亂性急了。」外人不知，還道我故意將自己的劍，先使你不好意思要，再說要的話呢，真是冤枉。說時，林璇業已走到，因二人語聲甚高，明聽見脚步之聲，仍自爭論，不像避人，便走了過去。問道：「筠玉和余大哥爭論什麼呢？」筠玉又重言道：「按仙人留的紙條上寫的意思，那單劍該你所有，雙劍我和他一人一口。當時我乍見至寶，喜極忘形，心有點亂，劍又是芹芹從木架後找出來的，恐大鎚日後和他為難，也沒想，匆匆帶起，又因三口劍不好一同帶，以為自己人，有話事後仍可說，再改正過來。隨手把我原來那口故意送給了他，其實我非心貪，打算獨得。」

實爲劍是雙的 分了可惜 好在我們三人情同骨肉 誰得都是一樣 後來我吃東西時 越想我越不是味 我本要來搜尋這裏無絃索可考 看看那買劍送死的人是誰 就便把余大哥喊來 說明明日上路 這雙仙劍 仍令歸他 免得折散 我自要還原來那口 他却執意不肯換 回 好像我安心使詐似了 你說有多氣人 林璇聽 果然那劍是該毛余二人分有 知他坦白 不會語不由衷 不過那雙劍雖在一匣中存放 看形式并與尋常雙劍不同 各得其一 並無不可 何故筠玉甯甘不要 都不願折開 余獨又執意要筠玉原來那口 不說分得的話 好生不解 想了想 便向筠玉要那張紙條來看 筠玉忽臉一紅道 我說的話 姊姊還不信麼 定要 看他則甚 那紙上意思 是說仙人將劍賣了三千銀子 與一惡人 由他帶到這裏 爲孽蛟所 殺 以便我們來取 單的歸你 雙的我和他一人一口 我不願使神物分開 才有此議 誰知他好好一個人 這等不通情理 姊姊這一定要看 好似不信心我 我到更不拿了出來了 林璇知他借此撒賴 但一揣測那雙劍 獨他和余獨合得 紙上之言必有不可告人之處 不定便是仙人給他兩人撮合 不禁晃言大悟 暗忖畢竟濟人總有許多男女防嫌 拿筠玉這等豪情勝

概 自命英俠的女兒家 也有這般拖藏 他兩個本來 互相愛重 明明天生佳偶 既有仙人撮合 豈不正合心意 祇要不逾過分胡爲 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 怎麼反到不爽快起來了 心想仙人既給你們注定 早晚仍是你二人同有 便借做解勸暗點道 我三人情逾骨肉 我是有了你兩個遠不是暫時誰帶在身旁 都是一樣 分什彼此 筠妹如覺劍不好分開 又問心不安日後各帶些時 永遠如此算是公有的 不讓他分開來豈不是好 筠玉雖覺話說刺耳 可又不便再說什麼 祇得悶悶的帶了起來 叫余林二人 同找那劍的來源綫索 一會大鎚等三人拿了那屋東西相繼來到 筠玉命他們也幫着在積物中翻看 有那帶字跡的東西無有 大家亂翻了一陣 才在儘底下翻出幾口破爛了的箱子 有一口上面 貼有雲南將軍衙門殘餘的印封 打開一看 裡面盡是些零星文具 和幾本殘書 余獨見書上蓋有圖章 正拿起想看書主人的姓名 忽從書裏 掉出一張報丁憂開缺的草稿 看完一遍 才知那報丁憂的 便是雲南將軍崇善一算年月 大約在去年三月 才從雲南起的身 這等地方大官 不特應走官道驛路 而且隨行的人也甚多 沿途官府 承應供張 聲勢何等煊赫 怎麼走錯了路 也不會走到這等艱險

難行的蠻荒之區裏來 送死在孽蛟手內再者中途如果失踪 所經官府怎生担待 那還不關了
個烏烟瘴氣 怎的在貴州境內 並未聽人說起 正看之間 又從書中翻出一張大紅名帖
木印着買本治三個核桃大字 也不知道兩人 是否買劍之人 正自不解 忽聽筠玉喚道 余
大哥 林姊姊快來 我找出他來了 林璇也在亂物堆中翻找 聞言一同過去一看 筠玉從一
個極講究精美的細漆竹絲提籃內 翻出幾本硃卷 和一個外用綾包紙封 上寫居官秘紀的手
抄本 大 聚在一起 翻開首頁看 幾行看出書主人便是那買本治 這本書已第三卷 乃是
日記的他 除了記他在將軍衙門內當幕友 辦過幾件誣良爲寇 極機密的苗案外 所紀
盡是當地文武大官的醜事 和秘聞 大平均有把柄在他手內 有一段記得很滑稽 有這類貪
人 大多不知止境 有幾個能在風頭上收蓬的 加上貪爲怨府 既不容於僞君子 更見嫉於
真小人 即便到了宦囊充足之時 心裡忽然明白 打算急流湧退 一想到仇家太多 官場冷
暖 素所深知 在馬上還防仇人冷不防中暗算 一旦不在馬上 豈非自尋死路 再者親朋
全都倚爲蔭蔽 也不能放他告老還鄉 明知危險 也祇得一天混一天 換一天 一面以先

貪驕的皮氣

習與性成

實在是改他不了

一面是漸覺所行所爲

太已過分

在

不犯案的當兒

已然是心中有病

自家知

縱不是終日提心弔胆

也是不免外愧清

議

內疚神明

窮極富貴舒奢

却無一天

心境安舒日的子

終我走到背運上去

身敗名

裂 危及九族

受不盡身前後的唾罵

有的因爲庭人說他

內裡實在氣餒心虛

外面却益

發橫暴 還是不值

以自已看來

人生於世

所重在享受與壽長兩樣

壽不可知

七十已算

古稀

享受非錢不可

所以自已自從當年一第之後

做了一年縣官

便因貪去職

仗着彌縫

得好

尙沒別的處分

因新官來接任時

受了許多冷眼和閒氣

老百姓還要和他爲難

幾

乎予以難堪

一怒之下

忽發奇想

由此辭官再也不求升官發達

專心致志

學幕三

年 不久便成了名幕

仗着機智和謙恭

每到一處

或因東家太蠢

自行吐露

或因自己結納東家的親友宅眷

先得了他的陰私隱秘不可告人之事

然後從而挾制生財

爲所欲爲

表面上

還不使他壓惡

使得他受了挾制

做了傀儡

還心悅誠服

非用自已不可

同時對於上人等

格外謙和

祇在暗處作事

決不計及名位

即使東家要保舉 也必執意堅辭 一心祇在利上計算 稍一看出情勢不對 立是設辭 遠走高飛決不留連 自己平時外表做得形同閒散 人不注及 手法又作得異常乾淨 事無大小 全由東家揀包 沒有自己相干 當時既免株連 萬一他手眼通天 得免危難 或是日後 起用 好在把柄仍存自己手內 依然可以回來尋他 從新玩弄於股掌之上 不行又走 旅進 旅退 無不如意 所以這二十年間 祇隨了幾個大東家 論家財已至鉅萬年紀也過中 接 交又都是當道大老不怕人欺 本該急流勇流 回去享福 不想末一次 在浙江跟了一個大官 因想多撈一些洗手 作得略狠了些 對方也不比以前幾個東家昏庸 當時受了欺挾 還裝 不但一點沒現於詞色 反說了許多至誠合衷的話 心中可是痛恨到了極點 立志非報到 仇不可 當時毫無痕跡 直到過了兩月 一聽自己娶告別 先是堅決挽留 後來繼以痛哭 說先生如若歸隱 如魚失水 本人花了許多精神財禮 好容易得此優缺 如今本錢尚未到手 如用別人爲助 不但難回心腹 弄不到錢 湊巧還鬧出事來 打開窗子說亮話 言明以後大 家誰不欺誰 東六客四 按成照分 仗着朝中有人 亂子由他去担 當晚並送了一名絕美的

丫頭作妾 自己一則見他意誠語 二則自恃 機靈乾淨 三則貪財 不想竟上了大當 沒有半年 被他害得家產盡絕 十數年心血經營 付於流水 幾乎還把命饒上 當時心中雖仍時刻小心防備 那原是多年照例如此 禁不起對方怨毒太深 處心積慮 絲毫沒看出他是歹意 頭兩月 果然同作了兩件事 得財甚多 把柄也在自己手內 他彷彿示人以誠 問都不問 背後禮貌極隆 嘗着他人和別的同事 却故作看打起 常時對面申斥 自己_原要他這樣作法 祇有心喜 自然不會見怪 他雖然如此厚待 自己却仍始終防着敗路 尤其是他送的美妾 祇管心愛到了極點 除却加意溫存體貼 百般奉承討其歡心外 休說篋中秘件 和那先後幾件記載與把柄回家燕居相對連 公事都不提隻字 那愛入看去美而本分 極知敬愛夫主 也未從問起過 內衙也輕易不去 不過愛好文章 常要自己教他而已 嫁後之月 因祝夫人壽 多過一次 女客甚多 宴罷即回 第二次端午 三次中秋 先後祇此三次 除述說夫人恩德外 並無可疑之點 這時將近半年 有一天半夜裏 忽然隔鄰火火 火勢甚大 容到驚醒 火已將近房前 那妾儘睡得很香 好容易將他喚醒 猛想起所有文件 全藏在

房門上夾層門框之中 因爲火勢太急 其勢又不能找外人 祇得嘆了那。相助 搭了椅子上去 取了下來 那，取時 還怕得要命 說一些破紙 燒了就燒了吧 也值得如此着急 等火燒到面前 逃不出去 怎好 等取了東西 火也被人撲滅 祇烤焦了臥房那一排的牆壁 那妾始終連問也未問 房子不能再住 祇得重找 連找幾處 那妾俱嫌少一個好花園 最後在西湖邊上 找着一所帶花園的新房子 租價甚貴爲討那妾歡心 便租了下來 遷進去不到一月 雖已打聽出自己受驚 地方官受了東家示意 將火頭上了站籠 還考查出許多情形 都不似有人故意放火 對那妾仍把東西外其保管 祇勸他入府 向夫人道謝 自己乘機 仍找了極隱秘的地方 把東西藏好 因爲上次藏在房裡 並還改了地方 以防他即使不存心 萬一漏口 防閒不可謂是不嚴了 到晚衙中來人 說那妾被夫人留住幾日 方行放回 也未在意 第二日一早想取那東西看時 忽然全數被人盜去 還留有一封無名柬帖 將自己痛罵了一頓 以爲那妾不在家 決與他無干 再一細查形跡 的是外來仇人所爲 當然愁急 還沒疑心是東家鬼計 那敢聲張出去授人以隙 痴心還以爲東家不知重

物失盜 打算穩過些日 無論如何 籍口還鄉省墓 到家再信長辭 妾能同行更好 不能還

是自己爲重 也就罷了 第三日忽有一件案子 可以納賄萬梟晦氣時 本不想作 因看銀

子太多分上 心想不日便收手了再治一回 多收點肥盤川也好 便答應下來 萬兩都是銀子

當時就交 連收條都沒要一個 休說是幫他贏官司 就是過河拆橋 乾沒了都不怕 高興

之下 忙去和東家說時 到衙門一問 說是往浙西做服照出巡去了 連候數日未歸 偏那案

子才隔三日 就定案 東家雖是個中丞地位 當時不辦 也沒法挽回 可是當事人也沒來

催問 方覺案情雖急 也不到如此快法 心還不捨 把到手的銀子退還 仗着沒有憑據

又有絕大的暗中勢力 正想主意甘沒 忽然梟台衙門 派來差人 將自己鎖拿了去 祇猜是

萬金案發 雖知不妙一則身後靠山 是本省第一個官不能不留情面二則銀子早換了金條藏好

對頭沒有片紙支字的懲證 尙自坦然 誰知一到後堂 不問青紅皂白 先毒打了一陣 然

後擲下一封公文 拿起一看幾乎氣死 原來那公文 就是東家行過來的 上寫據行賄人告發

幕友賈某 倚官詐財 索取萬金重賄 以及連日風聞種種不法情事後經委派幹員密查証據

確鑿證據無可遁 應請從嚴刑戮 以彰國法 而肅政紀云云 連開好幾款 無一條不致命 而且都附有行賄往來書字憑證 自己生平不把字跡 落在人手 可是那些收條贖函 無一字不確 確和自寫的一般 這才知道不妙 當時本想一體揭穿 和對頭拚命 鬧個倆敗俱傷 以洩奇忿奇冤後來略一定神 人家一點憑證 都無有 而且舉發人 又是他 連銀子上什麼 暗號現藏何處 都指出來 看他不要府縣 逕交臬司 在後花廳密審 必還含有即以其人之道 還制其人之身 以報從前桎制他的用意在內 撫臬均貪 如不惜錢 或者還能活命 要是不見機硬來 不但罪狀昭然 本人活不了 還許把妻兒老小的命 都饒上 家財依然不保 憑自己本領 祇要人在 錢照樣我尋回來 大仇也報得了 不然 體全休 當時靈機一動 打好死中求活的主意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貪美色 驅幕逢奸
拯孤窮 興夫仗義

話說林毛余三人 發現惡幕買本治一本秘紀 不特懷才甚大 而且文章優美 心計周密異常

算計他必是向仙人購劍之人 便看了下去 後來看到二惡鬥智 大意是賈本治 被他東家暗算 捉向官衙 一見情勢不妙 仗着老謀深算 對所犯案情 一些不賴不辨 祇拿話點問官 說犯人胡塗該死 所作所爲還不止中丞所說這幾條 如今家財已積有不少 祇求大人開恩免死 無不甘伏 那臬司聞言 便命旁立親信 將他押入密室獨居 嚴加防守 自去和他東家商量 於是每日壓榨 時軟時硬的 煎迫了好幾個月 果真弄死也罷 說也真作得毒偏不要他命 直到把他半生所積 全數陸續獻納 受了無限苦處 委實再拿不出一點 才取了他的切實甘結把憑 又做了許多手脚 使他今生 永無翻本反戈之策 才放出來 始終人不知鬼不覺 做尋比他平時所作所爲 還要乾淨得多 最妙是臨去之日 東家還以他在簽押房內 辦上一席盛筵祖餞 明知是要刻薄他 一則不敢不去 二則既成不世之仇 豁出受下一場污辱 到要聽他說些什麼 到時赴宴 東家屏退從人一說中計經過 才知自從他挾制那一回起 心中忿恨到了極點 臬司爲人機詐百端 與他既是師生 又受提拔 又是兩人常狠狼爲奸 外面總淡淡的 休說別人 連他自己相隨數年 他不知底所以中了道兒 東家

受氣懷忿 把鄰暗地找來一商量 不但贈婢泣留 以及放火等情 都是錦囊妙策 連火後移居的新房 都是那半年功夫 由臬司派了親信假名買了來興修 誰的 那一間屋都有暗道 與間壁相通 那妾並非婢女 竟是東家的親侄女 也是機智絕 特地爲了此事 從原籍去接了來訓練之後 才相贈的 不問公事不進內衙 就爲滅他 疑心 原想相機盜取 後見無隙可乘 恐打草驚蛇 又不敢妄自搜探 這才命人帶着一個死囚 租了他隔壁房子 放火問路 房裏便是那死囚 原是邊遠縣分發解上省的 放火以後 用站籠站死 以堅他的信心 再由那妾東西存放外面 或是派人送回原籍 所以沒有輕動 自從他失火取去以後 那一時也有人暗中看住 隨時可以明奪暗取 爲求慎密 又恐那妾牽連在內 生出別的枝節 決計不使他在場 逕去暗中行事 他不將妾支走 本也要籍詞去接 那妾一進衙內 受了機宜立時由後門換轎回來 却不到家 先到間壁 再由暗道回轉家中 算準他這類事 必不使別人參與定耍屏去從人 親自下手 遠遠閃身埋伏 等他放好了東西一轉背 便盜入手中 仍由暗道跑出 與他東家送去 當時原準備如被他發覺 兩下對了面 機謀敗露 便由那妾暗

中隨帶一個臬司手下的死士搶上前將他刺死，作爲盜殺東西，仍要奪去的行賄和告發，俱是故意使出。筆跡惡證，是那妾裝着學書，每日用心摹仿了去的。東家說完經過，把他着實挖苦刻薄了一頓，並說我如治死你一則你多年心血聚斂，到不了我手，二則一死百了，反到便宜了你。不如拿了你的把柄，仍留你活在世上，現眼吃苦，每日痛心悔恨，無計可施。我已知道你因避人耳目，在洗手以前不製一點產業，所積都是金銀珠寶，如今一下全空，多少年的血汗，全數便宜了仇人。家中祇剩吃不飽，餓不死的薄田數十畝，要養一家妻兒老小，要你平日享用，連幾天也過不慣。我還斷了你的生路，除將你那幾個舊東家的把柄，逐一暗中送還以示同病相憐，並多添你的仇敵外，并且永不許你在官場中討生活。肩挑負販，力田耕苦，則可。如敢違背，你雖至愚，總應該知道利害。這等一番話，一誰完才笑嘻嘻把盞送客。他當時哭笑全非，口吐鮮血而出。人財兩空，一病幾死。地方官又奉令逐出境，帶病抵家。養了年一多，把舊日薄田，又花去大半。寶難生活，屢發長函，哀求仇人允許他痛改前非，仍向官場中討生活。一字未發，白添了幾件把柄在人手內。每日切齒前仇，其於殺父，晝

夜苦思 祇得把妻兒老小 寄在岳家 幸那岳家 以前着實受過他的好處 又知他利害 不敢招惹 竭力應承 他才得把餘田賣了數百銀子 仗着舌口駱籍 出來以下 爲名 隨身祇帶着當初作幕時一隻精心細老籃 和一個小包裹 遍遊邊遠地界 並非爲了營求生活 生路爲仇人所斷 也並不打算死灰復燃 一心祇想在風塵中 結交下一兩個愚人奇士 代他去殺那兩個仇人 以報前仇 誰知行至川黔交界 異人未遇上 反被強盜將銀子搶去 展轉流徒到了雲南 一日街頭行卜 巧遇將軍崇喜 先是談言微中 招入衙內 遍相家人 他故意着批八字 顯出他那一手好筆墨 崇喜也通文字 一見大驚 問起他如此文才 何以落魄 他便改用今名 虛捏故事 一下把崇喜說動 留在衙中辦文墨 一面廣爲延譽 不久在雲南名動公卿 爭與交納 他漸漸使出以先手段 着實弄了些金銀到手 祇是痛心大仇 無從得報 引爲沒齒不忘之恨 可是雲南各地的苗人 也不知有多多少少冤冤枉枉死在他的手內 他却不說了 正覺漸入佳境 忽然來了一個新到省的知府 經人一引見 竟見熟人 乃當年浙江中丞仇人手下的幕賓 自己的舊同事 因中丞業已內 用拜了相念在相隨多年 提款

起來的見他還問說好端端的爲何改了名字并且自己你走後中丞一提到你自今還是笑逐顏開說你好才具頗有愛惜之意他現在大拜舊日同事個個升官發財連我這最不濟的都沒法保了一任昆明府當我走時又是善走他還挽留過你怎麼有這等上好門路不去鑽營來這邊遠地方依地方則甚他現頗留意人才尤其是念舊你如因相別數年不便出面我寫信稟安時定當爲你先客是義不容辭的了人家說的是好話他却聽了句句刺耳句句痛心明是仇人當年爲想奪取他那多年血汗作得異常機密巧妙連美人計都用侄女出馬如生有女兒許還用自己的親生呢所以除臬司外連有限幾個局中親信也祇知奉命而行各作各的和木人一般牽上牽下未必盡知細底休說是這些不大紅的同事了知那知府人極固執又有兩分血氣好管閒事攔決攔他不住他是仇人嫡近明告又所不能早晚信中一道及仇人正是炙手可熱權傾朝野之際當初不要命一則爲了仇報得長些使自已失志痛心窮困落魄全家流離而死二則爲了他本人的利益與官事并非有什惻隱之心如若知道自已在此享福受人敬仰決不干休自已年已近了衰老被他害死到也

罷了 就怕不死不活 再受他一次挾制前迫 那就太冤苦奇慘了 越想試害怕 一面力求那知府說自己無心聞遠 祇爲衣食奔走四方 將軍於已有知遇之感 改名避地 便爲恐受別的東家徵聘 無計推却 信中千萬不可提及隻字 知府雖然答應看去頗爲勉強 正自疑心生暗鬼 魂夢均乘之際 恰巧將軍又報了丁 心想這多年因爲前財蕩然 越發心辣手狠 單是苗人手裏得來的砂金就將近好幾千兩 論資財 雖不及早年一半 回家作富翁享福也就够了 定是前生該了仇人的孽債 所以多年用盡心機 無計奈何 再不乘機急流勇退 又無幸免之理了 當下打點好主意 先示與將軍同進退 辭却別家挽留 他數年所得 早已暗中運回家中 函囑岳家內兄 自己在外發了大財 但是舊日仇人勢盛 恐有不便 除重謝岳家一筆好銀子外 請他即速將自己全家 密遷鄰省 改了姓名 等衣錦歸來 再行團聚 另有重謝 這時祇新得的一担紫金砂 和數千兩現銀 餘下多是珠寶 不難暗中隨身攜帶 立即打點歸程 他和那將軍一路走 也可無事 一則作賊心虛 恐人看破 二則報仇心切 行前忽聽人道及 蔡野神夫妻的威名義氣 想便道相機接納 反正有錢有勢 除請了封條 和將軍託

沿途地方官照拂外 又用重金 聘了省城從未失過事 第一家鏢局甲的頭等鏢師數人 押運護送 講明不走一路官站 逕由銀峒苗區裡經過 也是活該送死 那家鏢主 爲人倔強 自持武勇 名頭高大 未出過事 先也會護送大幫採辦荒金生藥的商人 打這條險路經過 自從出了孽蛟商旅絕跡 無人敢走 他那鏢局 却未上過一回 他原和蔡氏夫妻有交情 久已想命人探看路迳 未得其便 又加生意太忙無空 耽延下來 一心以爲一個蠢苗 并非真蛟 人們就怕到這步胆小田地 本打算幾時召集徒衆 前去除却 爲鏢行添點威望 一聽客人 要打此道走 恰巧手下又新添了兩個能手 正是機會 立即應允 賈本治素來做事細心 一絲不漏 何況又當洗手之時 性命錢才的關連 自免不了逢人打聽道途 剛把鏢局定妥 因這條路 需穿行苗嶺山脉 經過數千里的叢莽密菁 沿途盡是層巒疊嶂 峻坂危坡 道極險巖 更有三凶之害 多年無人敢走 還多走出了一倍的保鏢費用等到隔不幾天 就要上路 忽又從城外市上 聽見兩個昔年曾經相助 漢人採藥去過的苗人 說起鐵鍋冲凶苗孽蛟 拉拉 簡直和魔鬼凶神一樣 利害無比 人遇到他 立時被他抓起 活生生撕裂開來嚼吃

休想活命 以先不出山 難得遇上 還可偷偷碰各人點子的高矮 (土語意謂看各人運氣好壞) 近幾年 越來越凶 休說打他那一帶通過 並且常時出山 在鄰山各苗墟砦集中 劫殺擄掠 因他本人和手下 個個凶神惡煞 一身逆鱗 刀斫箭射不入 無論多少人 想盡許多方法 都奈何他不得 聽說他和三兇中的蔡野神 還聯了姻親 益發凶殺可怕 叫人聞名喪胆 漸漸鬧得鄰山諸墟砦的苗族 紛紛棄家逃移 千百里方圓 不見人烟等語 賈本治先一聽 狠着慌 忙把那幾個護送的各鏢師 請來商量 頗有改道之意 偏那幾個鏢師 命該遭劫 藝高氣盛 又在鏢局主人面前 告了奮勇 異口同聲 力說不足爲慮 并說蔡野神夫妻武藝高強 手下有好幾千銀峒苗 俱經他夫妻年訓練威震苗嶺 和鏢局曾有深交 以前每打他那裡經過 不問繞路與否 必與他送去許多苗人心愛的禮物 並在他砦中 住上幾日才走 走時他必以山中出產的珍貴藥材和荒金翠玉之類爲贈兩下處得再好沒有 近幾年因道路傳言 出了凶苗孽蛟拉拉 商旅裹足 鏢局每年在這一條路上 也少了若干生意 路遠險阻 加上鏢局事忙 才有好幾年沒和他來往 究其實 也祇是謠傳 並沒聽有實在的人出過

什事 況且客商信息都相通的 凡是做苗山採藥採金生意 穿行苗砦的老客 至不濟

多少總會一點子武藝 通曉苗情苗語 無論孽蛟多凶 決不致一走那裡過 就都被他斬盡殺

絕這些年時 無一人逃得性命的 敝鏢生去年因聽謠言日盛 知道官府對這類事有了苦主

尙且不問 沒有更不必談 早有意想派人前往 探個虛實 未得其便 所以這次尊客榮歸

照我們鏢局江湖上的名頭和清面 祇在前載上 插一杆鏢旗 派上一名夥計 至多再有一位

保鏢的弟兄 便可無事 也因凶苗不可理喻 謠言太多好漢打不過人多 不可不加小心 所

以將我等幾個久走江湖的 破例都派了出來 原准備他如曉事便罷 稍有不合 便殺了他爲

行旅除害 替鏢局爭光 請想客人性命資財 固是要緊 敝鏢局多少年來的名頭 掙到目

前 却也不是容易 我們過上扎手的事 寧捨性命 也不肯丟人捨臉 把英名喪失了的

即使萬一不濟 凶苗所住之處 聞與銀峒祇二數十里遠近 分派一人前去求援 也來得及

這都是必無之事 凶苗不過身長力大 長於扒山而已 並不會什武藝 如說刀箭 不入身

上必有致命之處 一望便知 我等全帶有見血封喉的毒藥暗器 常言十個力秀打不過一個行

家必佔上風無礙苗人打勝不打敗 頭子一死 立時瓦解 如見不行 我都去送命不會
賈本治一聽道理全對 心想偕大名的鏢局難 道單在自己身上出事不或 即使不幸 所失
物 仍再向鏢局索還 從此路走 以及雇人保鏢等詳情 家信已當早發出去 祇要自己不受
危難 別的全不用操心了 自古以來 凡是深仇大恨 沒有不是受盡艱危辛苦 才能報的
難得聽說有這樣有血性的尙義英雄 再如錯過 轉眼都屆暮年 自己不死 仇人也得了善終
了 至多不過路上受却辛苦 能算什麼 尤妙的是一遇到蔡野神夫妻 前去便是出山坦途
憑自己的能言舌辨 生平凡是初遇的人 一席話後 無不立成知己 祇要遇上 決不會說他
不動 那孽蛟拉拉 雖然凶惡 可是這等野苗最是心直粗駸 這幾年也不知巧使利用了多少
從無失敗 仗這幾個名鏢師的武力 和自己的口才 弄巧還能將他也連帶降服 使爲己用
呢 祇可惜他生得高大兇惡 江南人煙稠密 無法隱匿 再要親帶入京 容易驚人耳目 恐
怕弄巧成拙 不如蔡野神 本是漢人 祇須心機用到便可遣其自往 凡百無數憂 否則用兇
苗去作那博浪之椎 即使被人擒住 他言語不通 連想供出主謀 都不能够 豈非絕妙的刺

客麼 蔡氏夫妻與鏢局 是多年深文 事極必能爲助 直要是和孽蛟是烟親 更無足爲慮了否 則改走官道驛道 與崇將軍同行 沿途迎送的官府太多 難保其中沒有敵人的耳目 如是單走 一個幕賓回來 請了有名鏢師 保着許多車紅貨 也是不妥 崇將軍動身在前 自己雖曾持有他的陰私 因尙感他難中相救之德 又鑒於前車之失 時機未到 他到了了憂 對他個人尙還沒有公挾制 並且代他作了不少的事 各分了好些贓財 這次表面上不同進退 留於好情面 在他那知自己的難處 必向沿途官府請託照應 他一個宗室 祇是報了 并非因過聖眷獨隆 官府勢必如此巴結 迎送延款 一出雲南境 路上就有兩縣一府 是當年的熟人 見面必還認得 如學尹形避面 不定要費多少事 而且他們極善居官 決難逃他們的耳目 思維再四 祇有照原定的路走最好 爲求萬全 又耽延了兩天 找了一個熟習各種生熟苗情 苗語的老苗人 許以重酬 帶作隨從通事 另外打聽蔡野神夫妻 心愛和需要的東西 辦了兩大挑極豐盛的禮物 知道苗人 喜愛漢人穿的華麗服飾 偷偷又背了鏢師給孽蛟備辦了一份禮物 除一些吃食玩好單花花連整疋帶製就的 也够有一大挑 好在這些東西 多

半出於歷年東家和各官府的醜贈 興行時的程儀 自己祇悄悄略爲添補一些不值錢的東西 如針剪絲線鹽茶絨球紅布糖食之類 這都是歷年如虎作儀 慘洗各地苗族 就經驗所得苗人的習尚愛嗜 以備事急時獻與孽蛟求免贖命之用 對於鏢師 更是敬禮優崇 無微不至 爲避當地人的耳目 所有行囊資財 都在前好些天 請鏢師在城外前途遠處客店中 押了鏢車相候 每日陸續偷運出去 一切停當 才帶了那隻相依如命的老藍 兩件隨身箱篋行李 和那老苗與一名健僕 擇一大吉之日啓行 當地官廳僚友送別的 自不在少 出城之後 有的還要遠送 他再三堅辭 方行罷手 走不數里 將從驛路走向去苗嶺的岔道 忽見道旁一男一女 兩個小孩 大的靴十六七歲 女的看去 還不足十歲 麻衣麻冠 哀哀痛哭而來 各穿一雙破草鞋 幫披粗麻布 看去好似窮家裏的子女 男孩肩上抗着一根斷了的鐵鍬 兩手指甲 大半飄落 血跡淋漓 女孩兩眼紅腫如桃 俱都嗓音暗啞 周身血淚縱橫 泥污狼籍 孝服已成了灰黑色 正走到對面 女孩忽然號得一聲媽呀 便即暈倒 橫臥在地 爲了抄近路走 經行之處是條田岸 仄不過二尺 他坐的轎子在前 恰巧攬

住去路 那男孩見女孩一倒地 一邊上來扶救 口裏哀聲哭喊大老爺救命 這是我八歲妹子 因我母親 被人害死 大娘又將我兄妹 從孝堂裏趕將出來 要將我媽尸靈焚化 是我兄妹二人 再三哭求 祇把我媽靈棺抬走 決不再登大伯家門 才抬到荒山裏去 丟下不管 我兄妹二人 衣無一件 穿着這身孝服 不能向人家門上乞討 又恐山狼吃了尸靈 祇得檢些野果嫩葉充饑 用手作炊 眼看快成 手指甲却扒翻了 疼痛難忍 跑出來數十里路 好容易才討到這柄斷鐵鍬 祇是我兄妹肚內無食 已一天多了 我妹妹口心還熱 並沒有死 祇是餓急暈倒 大老爺後面挑子上 有的是吃食 求大老爺發點善心 賞給我妹子一點吃食救命吧 那男孩正不住口的哭訴 賈本治滿想擇了大吉之日動身 諸事順遂 不料才一上路 便遇見兩個孝子 已是滿肚子的沒好氣 偏巧一個女孩 又死暈在他面前 男孩又攛轎哭訴 要他吃的越覺喪氣 不由大怒 喝罵轎夫混帳 爲何不走 理這小狗則甚 一面又命轎後跟隨的健僕 過來轟他 西南諸邊省 民情善直 風俗淳厚 那轎夫見他兄妹哭訴可憐 以爲轎中人 也發惻隱 一聽惡聲怒罵 又知他是個下任的帥爺 便冷笑一聲道 老爺到說得好

當老爺的不行善 我們還行善麼 無奈他妹子 死在轎前 沒有醒轉 他又在轎前擋路 因岸又仄 我們跨過去 他要賴我們是踹死他妹子的 誰個去給他抵命呢 再說老爺發財回家 讓一個小娃兒 死在轎前 不救活他 也背時得很呀 說罷 不住給男孩使眼色 那名健僕原極精幹刁滑 聞命奔將過來 喝一聲正想伸手去將那女孩抓向一旁 好放轎子過去 吃那男孩用手一擋也啞聲喝道等他緩一緩氣我自會抱 那個敢動那健僕竟被他這一擋 幾乎撞落田裏 再一聽轎夫之言 也想起了人命干係 雖說乃主人情尚在 到底延誤正事 再者這小化子 也不好鬥 立時收科 覓向轎前 打了一千 正要回話 賈本治也自聞言觸耳心驚 雖然痛恨轎夫 話中有刺心想如在前一月 怕不把你這些該死的東西 送往縣衙 一頓板子 打爛 今日榮歸 不犯與小人嘔氣 便將咀往後一努 健僕會意 便去轎後食盒中取食的 就在這時 那男孩已不再乞討 喊了一聲天抱起女孩哭說道 妹兒 你莫死呀 提着點氣 前面就有人家 哥哥抱你去討吃的吧 莫擋了人家的道 要不到一點東西 還當我們詐死賴他哩 邊說 正要抱着女孩躲向道旁讓路 那轎夫已從懷裏 找出一大塊鍋魁 遞

與他道：「小弟兒莫嫌輕，我是想你得點好的吃，先才沒拿出來，這是剛才送客打尖拿轎錢買來，雖是剩的，到還新鮮乾淨，我看前面轉角場場上，有一個鄉下老婆婆，在施茶水，路也不遠，你先讓你妹兒吃一點，提提氣，到前面再吃吧，你們都是餓久了的人，沒有多大氣候，招呼吃猛了生病，吃完就在場場上等我，我們業已拿了老爺一半錢，不能不抬到地頭，回來寄放好轎子，就幫你作墳去。」後面轎夫也道：「小弟兒莫忙走，我這裏也剩有一大地鍋魁，和一包白糖呢，你正用着，男孩先伸手接過第一塊，塞了一些在女孩口內，泣道：「兩位恩人，我抱着妹兒，放不得手，我認得你們了，等二天見面時，再叩謝吧。」那健僕也拿了一吃盒食物遞過，還未張口，那女孩原是一時餓極，疲暈，心中明白，有了吃的，又緩了緩氣，已漸蘇醒，用手一扯男孩，男孩兩道劍眉，突的一發，說道：「謝謝你的好意，我們已能度命了，說罷，偏身朝外，往轎後趲去。」接過第二塊鍋魁，說聲：「二位恩人再見。」便自抱着那女孩，坐向路旁，吃去了。兩轎夫和那老苗，都嘆聲難得，可憐，買本治見狀，愧怒交加，又不便發作，祇好隱在腹中，乾生氣以爲不遠到店，不會有什拂意事了。不料走下里許，忽聽前面有一人，高聲長喊：

道 有人願買命的 拿錢來啊 怪聲怪氣 一遞聲 連喊不已 聽去甚是驚心刺耳 探頭
轎外 無有人影 喚過健僕一問 說是一個像貌古怪的矮胖老叟 先時打發小花子時 曾見
他在對面田岸上 手抱兩個鐵匣 仰天臥地 現正側面田岸上往轎前走來 想是抄近路走過
來的 正說之間 喊聲越近 果見前面 來了一個老頭 身高不過四尺 人却奇胖 短衣芒
褐 足登草鞋 露出雪也似白的肚腹 生得豹頭獅鼻 圓臉赤紅如漆 滿頭銀髮 前額和鼻
子下腮兩邊顴骨 一齊凸出一開口大耳 凹眼命瞳 背後揹着一把大鐵剪子 短臂短腿 一
邊脅下 夾着一長短兩個鐵匣 走路神氣 遶那身材 頗似一個不倒翁 真是從未見過的怪
象 一近前 便平使雙手 攔住 喊買命的拿錢來（這一大段述賈本治起牙 與孝子兄
妹相遇 見死不救以及得劍諸事 賈秘記上所載 極爲簡略因孝子兄妹 亦爲本書主要人物
故特略加敘述）健僕見他瘋瘋顛顛 正要上前勸他 賈本治人其纒警 又略通風鑑 見他
生就的五官仰面朝天的異 相尤其是那濃眉底下 凹進去的一雙凹凹大眼 睜合之間 閃閃
放光 令人不敢逼視 手伸出來 兩隻鐵匣却凌空懸在腦下 種種怪處 知是異人 賈村適

才上路便遭拂意之事，行至此間，又遇怪人，莫非前路非吉，異人來此點化，莫要錯過機會。想到這裏，心中一動，忙命住轎，下來朝着怪叟問道：「我好端端的上路，却向你買命則甚？」怪叟仰面朝天，哈哈笑道：「你的命有你的交代，我的命有我的去處。我國人有付相干，我這兩個鐵匣中，有兩大一小，三口寶劍，賣你三千銀子如何？」賈本治問道：「這劍什麼好處？」值得這多銀子。怪叟微哂道：「自然是值，才要這許多。」內中兩口，已隨我多年，如不是學拿他法，接濟兩個好人，還不賣呢。我祇問你：是安心要，不安心要吧？」賈本治道：「我還沒見你東西好壞，怎說得上安心要？」怪叟又哈哈大笑道：「如說別人，或者不合他用，或是想要，拿不出這許多銀子，按理我賣東西，向例憑心，不許看貨。如今我因急需用錢，破例給你一個便宜，如不合你的用處，我立時就走，不叫你替我帶去了。要是對你的心思，可不許你少一分銀子。要看也祇許你挑着看一口。」賈本治心想：自己是個文人，要劍何用？因知風塵中儘多異人，惟恐夫之交臂，反正他未說強買，買否在己。且看一看此劍，是怎生嘗對自己的心思再說。便指那短匣說道：「我看這匣短小，內中想是一口，看他如何？」怪叟笑道：「你到還有點眼力，憑那一口。」

休說寶你三千 就讓你暫帶上一月半月 都不算冤 此劍名爲五銖 乃昔年鐵肩大師聚
十萬八千漢五銖錢 提煉金精 另取三百六十五個猛惡異類的心血 蝠治而成 在閩南島之
上整整練了三年零三個月 劍雖煉成 却因無故誅戮 傷生太衆 就誤功行 幾乎不得飛升
後來展轉流入異派妖人之手 新近才被我看到手中 凡是劍仙所用飛劍 大半俱要經過
本人多年修煉 方能與身合一 絕跡飛行 來去自如 他人却難於運用 惟獨此劍不然 行
家用他 固然容易已極 便是尋常人得到手內 不問他知否習武 祇須刺破中指 滴些血
在劍尖上 便能使其飛起 取仇人首級於百里之外 事畢仍就自行飛回 要是武藝精進的人
得了 遇見敵人 舞動起來 劍長不過一尺八寸 可是劍尾光芒 竟能隨心所欲 最長時
幾達一丈以外 尤其是最善擇主 有德者居之 無德者失之 惡人得了 反有奇禍別的好處
我也懶得說 你看對你心思不對 賈本治聞言 想起那兩個大仇 不禁怦然心動 暗忖果
如所云 祇消有了此劍 不論買出一個什麼人來 俱可將仇人刺死 事取容易何必再常年累月
的訪求什麼異人奇士 枉用心力呢 見怪叟祇顧讚不絕口 劍却不肯出匣 便催問道 老翁

你口說無憑 何不取出一現 我還忙着趕路呢 怪叟道 你聽我所說 此劍合意麼 不要讓我白白費事 看了不要 賈本治脫口說道 單如你所言 依你何妨 怪叟道 我一個孤窮老頭 却不許說啦 不算 隨說開了鐵匣 裏面果然橫臥着一口 又扁又薄 上有松紋朱篆 形式奇古的短劍 柄上還鑲有五粒蠶豆大小的明珠 映日騰光 耀人雙目 不必看劍 單這五粒明珠 業已價值鈔萬 賈本治一見心中大喜 貪念一熾 存了必得之心 惟恐他瘋瘋顛顛 中途變卦 立時便伸手便要接將過來 怪叟喝道 你莫忙 這三口劍 反正是你箱中之物 讓你帶到了地頭 自己看看無妨 經了你手拿過 我却不願再拿他了 三千銀子呢 賈本治這時心思已亂 利慾與報仇之心同熾 也沒聽清怪叟語中玄妙 心裏明珠雖然值去錢多 那劍不知如何 這老頭如是左道 幻術豈不上當 何必心急 且容老頭自拔 稍有不符 還可拿話繞他 少給若干 豈不是好 便答道 銀子現成劍就由你自拔 可是話得說明在先 如若拔出來 不照你所說一樣 或是治什邪術花巧 等我到手 試出破綻 不但不給那多銀子 並還送往官府 治你下道惑人應得之罪 怪叟祇哈哈大笑連說好好 手握劍柄 全未見動

祇聽噲啞郎一聲 一道晶光 電閃般飛出匣來 映着朝陽 精芒四射 冷氣森森 砭肌骨
劍尖上果然帶起尺許長的芒尾 和慧星相似 通體都是一道精光包圍 中間映出一條不足二
尺長的劍影 奇輝閃閃 照眼生輝 幾令人不可逼視 賈本治雖是老奸巨滑 也不禁失口
說了一聲神物 怪叟哈哈笑道 我再讓你看他的妙處 話罷 用左手將劍一指 那劍便似長
虹刺天 雖手飛起 直上青冥 幌眼無踪 再將右手一拍 微聞破空之聲 一道丈許長的晶
光 宛如流星飛墜 依然落在掌中 怪叟不悅道 無緣無故 替人開道 惡蛇雖然該死 餘
外又不給我一點酬謝 說罷 又對賈本治道 此劍剛才纔出 已爲你將前途百里之外 一條
數丈長的青稍大毒蛇 腰斬兩截 你明早前行 便可看見了 我再叫你看脫手的用法 說
時隨手一揮 賈本治本覺着精光耀目 一股奇寒之氣 迎面逼來 心裏一驚 嚇得往後一退 猛聽噲
啞一聲 回頭一看 老頭身子未動 劍猶在手 相距兩三丈側面田岸老青栢樹上 一根粗如
人臂的旁枝 早隨劍尾精芒掃過處 斷落下來 這時衆人 都看得呆了 賈本治知道那劍必
是異寶奇珍無疑 正要開口 怪叟已將劍遞過道 看你神氣 中意了 祇你自己用時 還得先挑

破中指血方能在百步之內任意飛回可要試他一試。賈本治見那劍如此神異，看適才飛來飛去的聲勢，早已嚇倒，心想自己從未弄過這類東西，飛出時還好，飛回來萬一落得不是地方，一個接不准，豈不性命交關？劍尖才挨着一點，樹都削斷，怎敢以身試驗？前丟碰他，反正將來行刺萬不能由自己前往，終須買了能人代為下手，祇須向老頭學了刺血祭劍之法，已足還恐老頭藏私，裝着立刻就要親手試驗他刺血祭了之後，能否飛起飛回再三不厭求詳的問了又問，後來怪叟不耐煩道：「盡問則甚，這又無什難處。」一說便會還不快些試了拿銀子來，連這兩口一齊給我帶去。賈本治料無差錯，又問那兩口有何妙處，要開匣來看，怪叟怒道：「我不是說了麼？我憑心買貨，劍祇看一口，用法也祇傳一口，再者那兩口，雖與此劍不分上下，尋常人却不可妄動，而且放將出去，不離匣還可，祇一離匣不見血不歸原，是此劍的搭頭，你也用他不了。有這三口劍，包你上大半截路，沒有精怪蟲蛇，敢惹，由你安安心心的，過這些天好日子，自由自在，遊山玩景，不自得你三千銀子，就是了。賈本治那等聰明，始終沒有醒悟，一味利欲薰心，把自己剛才明看出老道是個異人，全都忘了，聞言反借

口說 三劍每口一千 未兩口無用不值 又不叫看 知是什麼破銅爛鐵 想磨出一半價錢
言還未了 怪叟哈哈笑道 該死的東西 這幾十天無憂無慮的舒服日子 都不會過 少一分
也不幹我自會給劍主鏢送去 不用你了 說罷 奪劍要走 買本治見他倔強固執 不敢再勸
不用說劍 單幾粒珠子 也價原價好多倍 還省得帶着幾十兩銀子累贅 忙拉緊劍匣說道
老頭休急 我和你鬧玩兒呢 這就付價何如 當下便命隨行健僕 將銀箱打開道 這裡頭整
整三千兩銀子 路上沒有天平 你難道還信不過麼 怪叟道 我老頭子 不似你滿腹賊心
我生平沒有行強取過別人東西 今天正需錢用 所以才拿劍來賣給你 如是硬要 也不和你
說這許多廢話了 買本治見老頭成了交 還是那等出言不遜不禁生氣 故意氣他道 你做了
幾千銀子買賣 我這家人 連一雙鞋錢 都不擾你的麼 還有這轎夫們 和跟我引路的苗人
呢 怪叟笑道 你這話一半也有理 兩名轎把勢 煞是好人 不宜虧他 說罷 一手拿了兩錠
五十兩的官錠 向兩轎夫一見道 你兩個良心甚好 應得善報 我此時如給你這些銀子 去
到前面他們難保不見財起意 你們快去快回 我也在那城壩上等 回來時 每人三百兩 拿

去種點田 自耕自食 省得日晒雨打汗滴腳板心 不論是人是禽獸 都得拍 沒的受他娘的氣 他們錢已無用 我也不給 二興夫讚言 忙即叩頭謝了 凡事旁觀者清 這時休說那二興夫 疑神疑鬼的 把老頭當着是個神仙土地之流 便是他那素常助紂爲虐的健漢與隨行引路的苗人 也都驚爲異人 心中敬畏 不敢多言 祇買本治一人昏庸 聽老頭帶話嘲罵 出口傷人 益發忿怒 但又不願吃虧自承 算作罵他 急於上略 懶得糾纏 便喝道 怎麼你竟一毛不拔麼 回來再給 分明鬼話 我和你講的三千兩劍價 這銀箱設饒在內 再要絮叨不取 走時我給你倒在地上了 說時以目朝遊健僕示意 想命他留難勒索 怪叟已然狂笑接口道 他二人自會爲我龜話 沒見給我叩頭道謝麼 我如不給 那個敢要 你以爲沒有這口破箱子 便難倒我麼 說罷 手捧銀箱兩頭 輕輕舉起 翻轉過來 往下 倒 說也奇怪 那一百五十多個大小官寶 三千兩重足銀 竟都上小下大 一個挨一個 和一座圓的小塔相似 疊置地上 老頭再將手往下一抄 竟自從容托了起來 笑對買本治道 你三人快去趕那半截路去罷 說罷 轉身往來路上 緩步走了下去 買本治還要怪那健僕 適才沒有會意

不會需索 那健僕近身悄稟道 主人休怪 江湖上儘多異人 適才主人沒見放飛劍出去麼
怎好惹他 小的看他舉動奇怪 劍上珠子 值得甚多 他如不知 怎會要那多的銀子 主人
如非中了他的邪術 便是前途有海神仙前來送劍點化了 一席話把賈本治提醒 猛想起自己
這箱中三千兩頭 剛得送來 除健僕外 無人得知 他怎不多不少 要價爲此巧合 莫非他
是個會鐵算盤的妖人 被他算出 用幻術騙了他 趁他行走不遠 還可追上 何不將劍再拔
出些一看 便知分曉 想到這裏 忙開短匣 珠光寶氣 依然生輝耀目 與三審查 不認絲
毫 材料定老頭是個異人 雖然失之妾臂 因看神氣決不會爲己用得此一劍 已是萬幸 祇
悔先時 自己明已看出非常 爲講價錢 不該輕悔了他 總算今日正當失勢求歸之際 心平氣和
能於忍辱 受他嘲罵 沒一計較 未敢致愾辱 回望老頭已走沒了影 心中一定 貪念重熾
暗忖武士多喜好兵器 此行全仗那些鏢師保護 這等至寶 自取投所好 不比金銀等常見
之物 難保不生心 萬一明索巧取 難於應付 勢必要藏得隱秘 到家方能取玩 那兩口長
劍 不知有無珍奇之物鑲嵌在上 趁着荒野無人 也取出觀一觀 一則放了心 二則可以加細收

藏當下先不上轎，把那長鐵匣蓋一抽，果有一雙長劍橫臥在匣槽之內。寶光隱映，分明劍柄之上，和短劍一樣，鑲有寶物，不禁心中怦怦亂跳。試取出一柄來看，劍剛離槽，便見寶光驍湧，珠霞耀眼，越發狂喜。先因有老者之言，恐劍出傷人，心想祇看外表，不將他拔出，決然無防。這時一個喜極忘形，頓昧利害，竟想試為拔出少許，看看有無短劍鋒利，方自賞玩遲疑，不捨將劍還槽，欲拔未拔之際，瑯的一聲龍吟，眼前一片奇亮，寒氣森森，毛肌粟立。那劍忽然無故出匣兩寸，不由嚇了一大跳，手一鬆，幾乎將劍墜落在地。還算那健僕在旁，手急幸急眼快，胆子較大，冒險接過去，戰兢兢手頂劍柄一推，好似並未用力，劍已還鞘，忙即嵌入槽內。將匣蓋好，賈本治驚魂乍定，連稱好險。健僕正要開言，忽見主人兩道濃眉，竟似用刀剪了一般，不禁失口噫了一聲。賈本治問明，伸手一摸，雙眉已化為烏有，祇剩一些短眉椿子，知被劍上光芒削斷，再隔得近些，怕不將頭削碎，好生悔恨，不該多事自犯奇險。幸是眉濃，生人或品還看不出，樂極生悲，掃興之餘，祇得吩咐把二鐵匣用布包起，放些別的東西，作成行囊，到了夜間，再背人和健僕取出，裝入長箱之內，隨身攜帶，嚴囑引路人。

不准與雙鏢師同行諸人提起買劍之事 并給了一小錠銀子買口 又令健僕防看兩輿夫 不許亂說 一到多開些酒資 便即遣走 一切思慮停當 然後坐轎起身 行不多路 前途那些等候的鏢師 因誤了起行時刻 派人騎馬入城來問 是否當日起身 中途相值 一路更無什事 到了店內 開發完了轎子 與衆鏢師周旋了一陣 還以爲自己眉濃 不會被劍掃淨 未必被人看出 那些鏢師 久走江湖 俱是行家 怎瞞過那一雙眼睛 又是久在省城 平時任他支使主人爲惡 自裝好人工於漏縫 也都有個耳聞 早看出他不是良善之輩 不過買賣相交 各按規矩待承行事罷了 見當日來得這晚 料在途中 遇見仇家 斷還一定吃了不少 那隻銀箱 空空如也 既然隨身 想必珍貴 必是以財贖命 才得逃生 當面不便詢問 背地向健僕苗人探詢途中何事 耽延 俱都推說 衆官祖讖 留防耽延 諱莫如深 朋知虛語 因對頭能用兵刃 迎面削人眉毛 不傷皮肉 定是能手異人無疑 較出真情 雖然他來時未帶鏢旗 沒有鏢師相保同行 總算鏢局已然受了他雇 還出此事未免也有些丟人 既知不能不管 鏢局一出面 萬一不是人家對手 多年盛名 豈不喪於一旦 主家不說 自然樂得裝駱 不過那幾名鏢師 俱非

庸手本路都是熟路，鏢局威名遠震，論真論假都不該有人欺侮。既有異人名手出現，一則該有個準備，或交或，不應不知。日暮好作防備，以免再出這樣的事。二則那人不等鏢車上路，運行下手，看神氣決非恇怯，頗似暗與鏢局留個情面，或許客人打出了鏢局旗號，才得安全逃命，也深可知。江湖上這種人情最不好承受，怎敢大意。互相一商量，專不揭穿，趁着當日不及啓行，且籍詞取物，飛馬與鏢局送信去。鏢局隨後，向那名轎夫探問真情，相機應付不提。賈本治因恰在還鄉享福之時，得着這三口寶劍，準備回了家鄉即行洗手，專打報己主仇主意。旅夜無聊，拿出匣中密紀觀看，見一生所行所爲，也覺過分了些。昔年所遺想是報應，不過仇人與自己，厚是同惡相濟，又爲他立過不少功勞，不應出於他的暗算。況且當時見勢不佳，本欲告退，他偏處心積慮，使盡奸巧，不惜把嫡親的胞姪女下嫁，以便自己柱負老謀深算，乖乖上當。這口多年惡氣，越想越化解不開。儘管自己一邊認錯，仍然全無悔禍之心。返到復仇之心更切，閑來無事，便取出篋中筆墨，照舊作他的罪惡日記。蕭把以前種種悉所歸攬，還做了一篇序，又把路邊怪叟得劍經過，同自己後半生的心志，敘在上面。

先時還恐同行諸人偷看，後見無人理會，都是武夫粗人，爲了勢取便利，反正路上荒涼，不虞人知，便取來放在相隨多半生，用着他年紀念的舊提籃以內，當他第三天上路，行至黃昏時分，忽見前面探路的鏢師，喘息奔回，說前面途中，有條水桶，粗細十多丈長的青梢大蛇，尾在山上，身子掛將下來，往澗中飲水，沒有見頭，這東西走起來，其疾如風，大都二三尺長，休是見，連聽都未聽說過，有這般長大的，此非人力所敵，不可招惹，如不繞道改路，便須覓一隱避之處藏起，等他飲完了水歸穴，再趁日光趕將過去等語。賈本治聞言，方自驚心，隨行健僕，聽是條青梢大蛇，所行的路又剛過百里，正遇怪叟之言相合，悄悄向主人一說，賈本治便向那鏢師，可會近前，親自查看過那蛇的全身形相，可會動轉，衆鏢師全冷笑道：「這不是鬧玩的事，這並非盜賊苗子可比，怎可以近得前的。」賈本治便辯稱並非不知利害，實在另有原因，先探路的，方說是雖未近前，但是山半下垂，長亘如虹，絕未看錯，好似並未在動，賈本治猜那毒蛇，已爲怪叟所斬，可是仍不放心，一問相隔不過三里，隨叫健僕和引路苗人，再去看來，這條路鏢行，原來有人走過，苗人原是備而未用，每日現成吃

飯得酬 自然不敢推託 健僕又因目觀怪叟神奇心有成竹 聞命便携了防身器械 同了引路的同往 走出二里多路果見前面懸崖坡澗之間 長蛇當道那健僕仔細留神定睛一看 早知究裡 因衆鏢師平日誇咀 遇事又胆寒 故作不知 首先朝前跑去 兩鏢師不便過於攔阻 祇得由他向前 自家緩步尾隨 不時查看路上 有無隱避之處 見相距那蛇越近 仍未止步 正以爲此蛇 最靈驚 當先的人 必難倖免 那苗人忽然失聲詫道 那蛇莫不是真個死的吧 二鏢師聞言 再定神一看 前行健僕 已離那蛇咫尺 手起兩塊大石 朝蛇身上打去 那蛇全無動靜 健僕正回手招人前往 心中好生奇怪 跑近前一看 雖說不是死的 蛇已無頭 祇近頭半截 懸掛澗下 紫血涓涓 還在點滴 看去已死多時 想起引路苗人之言可疑 因蛇太大 上半懸掛澗中 遠看不見 以致鬧此笑話 好在難堪 明知買本治主僕上路時 處仔粗 絕無如此大胆 其中必有原因 無奈相形之下 太覺慚愧 不便再加細問 到了晚間 才背着買本治主僕 將苗人調開 逼着一盤問 才知一切真相 並說買本治得劍時 曾

再三嚴不許向人提起此事 諸位達官 千萬不要向他二人去問 衆鏢師一想 我等難然受屈 無異同舟合濟 難得有此無上利器 正可明說出來 以備萬一有事之用 怎拿我們當賊待 我們祇裝不知 前途無事則已 如有事 好歹也讓你受點虛驚 仍逼你拿出來見識見識 實則那三口寶劍 賈本治如將事情明說 祇消借一口與鏢師們佩帶 休說一個孽蛟再有幾個 也都了帳 偏生起下好心 自己不會使用 却藏起來 以爲衆鏢師是武家 物投所好 惟恐 生心 有利器而不用 無異明珠投暗 至寶埋塵 焉有不敗之理 衆鏢師也是命數當盡 不該因客人行爲不善 自恃武勇忘了前途艱危 心想捉弄 以致當時沒有詢知 劍藏何處 日後 取用不及 誤人誤己 因此一來 主客分心 除了尋常敷衍故事外 衆鏢師江湖氣盛 連話 都懶得和他二人多說 賈本治不是沒有看出 邊紙當是因遣健僕探蛇傷了他們面子 好生後悔 事欠婉曲 不住極力敷衍 那知文不對題 全然無用 行了三十幾天 衆鏢師見他連日殷勤 不好意思再放在臉上 才略假以詞色 賈本治心剛略放 又走了沒有三日 正行經一條夾谷之下 眼望前面林菁茂密 山嶺雜沓 形勢益發險惡 賈本治自上路沒有幾天 便入萬山之中 斷

了人烟 每日沿途登臨遊覽 看衆鏢師們 隨便獵取野獸追飛逐逐走 起初頗覺野趣甚濃 日子一多 又經了不少險絕之地 瘴嵐毒惡 身重心煩 漸覺神志不安 興味毫無 再加當日天未明 就乘月動身 連趕過兩條長谷 雖然坐在山兜裏無須步行 也是難受巴不得尋地方歇息 好容易出了谷口 見前行山勢越險 祇谷口外 是一片平陽左臨闊澗 右倚崇岡 淺草平鋪 繁花如錦 聲物甚是幽麗 因一路長行無事 胆子漸大 不禁畏難苟安起來 忙命隨行健僕 速跑上前 將衆鏢師喚回 難得有這好地方 反正天已不早 大家都累了大半日 不如擇地歇息 明早再走 那健僕這幾日也是水土不服生了點病懶於行動 往前跑沒幾步 便高聲大喊 諸位達官 都快回來家主人相請有話說呢 衆鏢師因為初出長谷相隔三凶一怪的巢穴不遠 特地帶了引路 苗人等分頭向前查探 惟恐客人害怕 事前雖沒有說原都耽着一分心 走沒多遠 忽聽健僕在後大喊 聲震林樾 不由都有了氣 跑將回來喝問 一聽說是奉了乃主人之命 便趕向面前含忿問道 是客人要在此歇息麼 前面不遠 便是三凶巢穴 不知今日起早赶路 爲什麼 隱還隱不住 那有派人亂喊之理 賈本治祇得小心 陪

話 說并非全是自己主意 因前苗路險山高 今天這幾名拍兜子的苗夫 除在谷中匆匆一飯外 一直沒有歇脚 俱說難以再走 才派人請諸位回來商量 如真不行 也就罷了 說時拿眼一看那健僕 意思是怪他懶 不該人未近前 就先喊起 誰知各人都會錯了意 健僕本不願再事跋涉 巴不得能够早些歇息 見主人一看他 以爲叫他設法 便朝拍兜子的苗夫一努咀 那些苗夫 知什利害輕重 也自然是能歇脚的好 便異口同聲 說腿脚酸軟 不能再走 衆鏢師見他主僕口動目語 神氣俱以爲是成心不走 那兩名爲首的 木來胆大心粗 自恃有着全身本領 心想客人你都不怕 我們還怕什麼 況且來時特爲派出多人 本打算將孽蛟除去 揚名開路 反正不遇省事 遇上也說不得了 想到這裡 略一端詳地勢 冷笑道 既然客人願意在此安歇 我等原無所謂 不過須去右手高岡上 擇一隱秘之處 支搭蓬帳 雖然難免迎着山關 唇高臨下 地勢總要好些 買本治起初聽說行離三凶巢近 也頗驚心 後來一想 這多天都未出事 此刻人困馬乏 前行萬一遇上更是難敵 與其冒險衝過 還不如吃飽睡足之後 明晨天不亮就探索前進爲愈 便把心意與衆鏢師一商量 衆鏢師原打算

乘黑夜衝越過了鄰近 鐵鍋冲那一帶險地走入蔡野神夫妻銀峒轄境以內 與蔡氏夫妻見面 問明孽蛟虛實以後 有了奧援 這一來已改了主意 懶得多說 隨便應了幾句 便領買本治一行 前去相看地方 上岡一看 見岡後那一面 巖谷幽深 林豐草密 陽光不能照入 依稀祇略辦出一條盤腸般的谷逕 看去不似人常經之路 衆鏢師心中不高興 一時疏忽也沒下去仔細查看 以爲如有動靜 定在來路谷口 和迎面山林以內 將買本治主僕等人 正好安置在背着盤谷的一片森林危石之間 七手八脚 剛將行帳支好 爲首一名鏢師忽見順岡前行森林中 竟有一條道路 可達前面崇山缺口 不禁心中一動 便和餘人計議說這裡全是荒山原野 林中那條路 必是凶苗出沒之逕 乘天未黑 派人往探 一會歸報林中的路 不但路心寸草全無 像是苗人由此逕行 并且路旁林稍 俱都高達兩丈以上 是低枝都似有人拔斷的情景 與逕外的枝柯低覆四出橫生 全然不同 爲首鏢師一聽 分明經行的人 身量甚高 必在兩丈左右 頗與傳說孽蛟身材高大相似 雖說不怕 到底身在險地 昧於敵情 未免起了戒心 同時又有一人 看出行帳周圍的林木 有好些俱是火後重生

却又不似野燒 都料那地方 或者正當虎穴 凶多吉少 彼此一亂 四顧茫然 到處都覺險境 也想不出那裡安身好些 還幸爲首一人 較有主見 說道 適才出谷 我便細問那引路老苗 他說以前雖常來往 指得出路 逕方向 可是俱在未出孽蛟以前 鐵鍋冲也未去過 祇估量在這一帶罷了 如今行帳已妥 天色傍晚 再撤了來搬移 也找不出比這安全的地方 到底這裏還有一大片林石 可以略作掩蔽 岡後盤谷 草深林密 不似有人行過 祇那裏不出毛病 敵人從前而來 憑我幾人迎上去 擒賊擒王 先給他一個大馬威 祇頭子一打敗 餘黨雖多 不戰自亂 才不致傷及客人 江湖上什麼險惡陣仗沒見過 沒的輕舉妄動 又叫那厮主僕們笑話 我們幾個 連會武藝的夥計 和挑手 也有二十六人 更把他們分成三隊 我看那條林逕最是可慮 飯後可由我帶七人前去防守瞭望 還餘十八人 留六人保護他主僕 十人 二人去守岡前谷口一帶 各自分班歇息 養好了神 乘半夜星月動身 還是到蔡野神夫妻再打主意 除他的好 計議定後 一會進罷飲食 便自分頭去訖 其實這地方 正鄰近孽蛟境界 比時孽蛟已和蔡氏夫妻結親求和 除正式劫殺外 一過午入都回去 黃昏將近

本不會出來 衆人祇要翻過前面的山 便是蔡野神的防地要口蜈蚣夾子 離此不到十五里路一趕過去 便脫險境 也是劫數該着 那健僕這一喊 空谷傳音 竟被巖壁雲梯要口上 防守的大藤苗聽去 立由一個苗人 順盤谷出來 伏身林莽中一探 見來的漢人擲子甚多 俱都帶有兵器 人少不敢下手 忙回去一報信 孽蛟和沙柳燕知道了 本不願親來 偏巧柳燕連日正想幾件漢人用的東西 一聽說來人挑子甚重 大合心意 恐來者不善 手下苗人有了失閃 被他逃去 一味撒嬌 執意要跟孽蛟同去劫殺 孽蛟拗他不過 祇得答應 那條盤谷 原是鐵鍋冲起初出入之路 自被蔡野神偷渡陳倉 用了一次火攻 孽蛟吃野驢陣的大虧以後 嫌他不利 將通冲蕩原道堵死 另開要口 設了雲梯上下 谷逕祇能通至雲梯側面 條巖銜以內 久同廢巖輕易也無人由谷中出入 這次因柳燕心急 由前面蜈蚣夾子 要口外抄走 既恐蔡氏夫妻 萬一多事 由賈本治來路長谷抄出 雖是出山正路 又覺繞越太遠 貪圖路近 便率衆兇苗 由盤谷出去 祇孽蛟一人 仗着腿快 心有忌諱 不走盤谷 逕抄了兩三倍的遠路 由蜈蚣夾子前 翻山過去 那便是衆標師防守的林中路逕 當

衆標師商議時，如真還地爲良，也不致死得那此慘法。這一遲疑，全遭了殺身之禍。賈本治先見衆標師防守如此周密，甚是誇贊。每人還送了一些酒敬，用罷晚餐，見林木蕭蕭，聲如洩瀉，夕陽血也似紅，映得人面皆赤。半天流霞，散爲彩綺，空山寂寂，澗水淅淅，隨處都是天籟。休說人影，連個獸跡，俱都不見。想起一路乞鳥變花，晴嵐瘴雨，山川險阻，跋涉艱難，風景盡多佳妙之區。天氣却以本日爲最好，隨風把酒，其樂洋洋。一高興，除作了一段寫景的日記外，還賜了兩首詩句在上。他紙願在那裡密詠恬吟，會心得意，却不知夕照迴光，末日已近。那六名標行中人，原在他行帳外山石上面圍坐飲水，因見他搖頭幌腦，握筆苦思，酸態可掬，看了惹厭。借着他起立散步，以爲左就無事，貪着夕陽明麗風景佳勝。三三兩兩，信步所之，不覺稍爲走遠了些。內中有兩人，路上多喝了些冷水，見岡後奇花如盤，想去採了來玩。剛下去採到手中，覺着內急，手拿着花，擇了一塊背着盤谷的大石，便蹲上去，一邊解手，還拿賈本治主僕當了話柄，談得正在有趣，不想危機咫尺，就要暴發。內中一個，話剛說了半句，猛覺頸項被勒，奇痛異常，眼底發黑，直冒金星，再也不能出聲。心還以

石爲下藏有毒蛇，被他竄出盤繞，一着急荒亂中，便伸手去拔佩刀時，又覺身子往後一拽，似貼在二人身上，才知來了勁敵。剛想起用解法去分來人的雙手，無奈要害被人捏緊，力氣又大，祇覺喉間奇緊，兩目發脹，氣一閉，便自死去。另一人蹲的地方稍陡，下面滿是刺荊，正解完了，手站起，忽聽同伴話說半句，沒有聲音，心中奇怪，忙偏頭一看，腦後風生，一條長大苗人，影影，貌相猙獰，由下面來，伸出兩條紫銅色花紋斑駁的長臂，鬼一般抓到，百忙中眼見同伴已被另敵抓落石下，這人原是標師之一，武藝較精，一見敵人暗算，喊聲不好，事出倉卒，知難抵敵，忙將頭一低，身子一伏，腳底下一按勁，連褲子也顧不得繫好，一長蛇入胸，先自往前平穿出去，脚一着地，匆匆將褲子一搜，一手取出暗器，回頭照准敵人，先打了一標，然後口中報警，一手拔出刀來，眼看標到，對面兇苗，忽將身往下一蹲，頭往下一縮，騰內一聲，標便迸落，再一看那凶苗，端得醜惡異常，一高一矮高的一個，身量竟在八尺開外，膚黑如漆，上下滿是花紋，祇間圍着一個硬桶裙，身材高大，相貌兇惡，一個手持木刀，一個手持竹矛，俱都剛從身邊拔出一聲不出，惡狠狠追趕上來，解手同伴，業已尸橫石下。

幸而凶苗祇有兩個 略覺放心 一面大聲呼喊 迎敵上去 上面四人 恰和這兩人走的路 遙相反 容到聞警 才得趕來 那標師先見兇苗所持器械 俱是竹木所製 以爲盡苗無什本領 及而一交手 才知兩凶苗雖然不會武藝 俱都力大身輕 閃躲靈便 刀斫上準被他那桶裙格住 急切間竟難得手 並且手中木刀竹矛 飛快殺來 如非標師也是個能手 先還險些 抵敵不住 戰了兩三個回合 其餘四人聞警追來 才看出凶苗 祇有都幾個慣用的招數 這才放了點心 大家合力 一擠齊上 兇苗雖然漸漸現出手忙腳亂 可是他身上大半俱浸有松香之類 又有桶裙護身 刀劍暗器上去 至多祇能打中 使受微傷 不能傷他要害 正門之間 忽從谷下 青霧中 要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集分解

荒山逸俠傳第六集終



